



正宗紀事二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共六

U 6
4071
2



4071
6-2

正宗朝紀事卷之二

癸卯

七年正月崇儒重道綸音畧崇重道四字我朝家法
列聖相承化理休明而罔不已此為先務旌招之禮
不絕於岩阿義育之方恒軫於學校是故名賢輩出
德業彬蔚上膺朝家之禮遇下為國人之矜式正學
明而邪說熄節義崇而亂民戢四百年來多士以寧
之休夫豈多讓於成周也哉予雖否德亦知儒術之
汚隆實關有國之盛衰思得賢者而共理意則勤矣
相德以先正之孫籍儒者之名故朱紫莫卞旌干誣



加畢竟狠貝無復餘地可勝痛哉當初招來之意為
是賢與而及其趨朝也惟曾鄙之和盤托出言之可
羞而勢利是趨權奸是結自陷大戾方其風附豕蠲
唾罵四至自好之士取與共立觀於故衮判金亮行
之決退可知矣孰謂崇儒之舉反為害道之故也德
相之懲討方嚴故衮判已不在世而林下之士不免
零落矣士之宗匠人梁玄論世道之憂已無可言而
近日凶賊多挾符讖以惑民心夫符讖之說全屬妖
誕王法之所不禁也粵在太宗朝廷臣有以實讖有
驗為言者聖祖深斥其非自是以後儒教日興左道

日熄今忽肆行何也若不汲汲救正竊恐斯文漸喪
妖誕胥動而國不能為國明矣箴讖有律惑衆有刑
禁之於末不若救之於本崇儒重道尤是今日之所
嚮暇托程學而陸棠作賦系出魏公而所胄賣國德
相難出在儒者何闕在先正何累尊尚扶植之道宜
不容少緩另飭選曹甄拔問學之士仍今各道方伯
薦進徑明行脩者外此振作士氣培養人才之方廟
堂三司亦為留心講究以聞仍親拱祭文遣閣臣致
祭于西原華陽書院海州石潭西院○傳曰奉朝賀
致祭尚不祇受無乃以京第祇受為難安乎自家所

被人言予既窮再昨冬錄用傳教且已悉諭必於旬
前祗受事另飭新溪縣令洪守榮催促謝恩○朝叅
修撰尹得孚啓尹宣舉父子事實是斯文之大度也
千萬意外乃有復官之命義理既明復晦聖斷有始
無終請復進奪上曰此非予意之前後有洙不允又
啓龜柱已發旨啓而受龜柱指使漢者是也疏放之
餘遽爾付職當該銓官罷職不允又啓李宗燮之於
蔡濟恭誼同家人則濟恭之犯逆既無明白可執之
端而宗燮之同叅堂劄有傷風化李命植之於趙璠
情若兄弟而後之黨逆與否既無著見之事聞又脫

空命植之論璠近於賣友宜並罷職上曰此等事莫
如不為挾摘不允○叢遣禁府假都事鄭妻使之出
陸○吏叅鄭昌順既畧即聞大僚以臣之韓宗續撫
擬奉常正事公座論斥至舉名義之干犯為言臣只
知其先累之已斬而或言其積屈可矜故相爾擬望
論斥之來臣固自服云云批大僚右相論斥未詳本
事○以韓錫敏擊錚原情判故相臣已丑違奏尚今
記憶先朝下教又不啻丁寧每於臺望一欲點下未
知存沒迄未果焉日前大臣云云豈有他意此大臣
於此義理實有異於人之情私持論自爾嚴按至於

申暴一款到今別無加施一依己丑舉条批旨韓宗
績無碍調用事分付銓曹○司直嚴琦奏璿源譜略
中德宗下成宗書嗣一款請釐改命大臣禮堂會議
領府事金尚誥以為帝王緇序承統為重重臣所奏
非無所據譜略體裁一遵御牒則嗣字之書於德宗
下者不當以終臣私錄書莫重典禮不敢臆對云領
相徐命善以為譜畧有繼序國有世系繼序圖以承
統為重成宗書於睿宗之下世系則有子孫錄故書
於德宗之下義各有主例則不同不容輕義云左相
李福源以為譜略凡例補嗣處兼有男字子字之義

不稱男稱子而乃稱嗣者事體至重故也以序次言
之則太宗當為定宗之嗣而書嗣於太祖之下明宗
當為仁宗之嗣而書嗣而中宗之下至於宗德睿宗
皆稱嗣於世祖嗣字之重在天屬而不專在於統序
可見也云右相金燿以為禮貴別嫌義嚴重統成庙
以德宗之子承睿宗之統今若書嗣於德宗之下而
不書於睿宗之下則誕育之地雖因此見焉承統之
重將何考徵睿宗傳統於成宗成宗承統於睿宗而
書嗣則在於德宗不在於睿宗是承統之重反輕於
誕育之地云禮判鄭尚淳叅判金履素以為必有考

据推在博詢審處云恭義養以為德宗既已追崇則
德宗睿宗兩御牒下并書嗣字恐不為無據云傳曰
事系重大理宜審慎問義在外儒臣以聞不儒臣皆○
二月右相全燧啓書故重臣徐洵有壬辰辭勲切請
不祧允之○命和順翁主旌闈仍命致祭和順和平
翁主和須於月城尉之喪不食而卒和平亦有孝友
之篤行也○命故奉朝賀南有容文集故諭善朴聖
源所撰敦孝錄令外閣印出贈聖源吏判令弘文館
議謚○命贈大憲林德洛加贈正卿仍令議謚○傳
曰嶺南山川風氣之美最於八路重以二三先正倡

道興學名賢之出俗尚之敦厚良有以也近來人才
雖不逮古其中讀書之人皆能步趨端詳言貌恭謹
不問可知為嶺南儒士豈非遺風尚存絃誦不衰之
故歟予每欲拔其尤而用之特患不之知耳故叅議
李象靖固是一道理望向來一疏可知所蘊故嘗欲
試用今為已矣可勝嗟歎知申才遶嶺伯問其弟先
靖亦能讀書飭行頗有乃兄之風予甚嘉之分付銓
省待窠調用又聞前主簿崔興遠行誼不但有可稱
捐財濟窮家有先公浚私之庫陰里不知有常賦仍
以鄉約勸誨云亦令陞職此等人必欲見之申飭上

求○判府事鄭弘導領敦寧洪樂性聯疏畧申應顯
疏語畧聞則旨意深緊噫昨秋以前只切願祝之誠
孰懷然疑之心此固臣子之常情未知應顯獨能預
料於當時為說於今日乎欺蔽人臣之大罪也况於
茲事苟有欺蔽之心則雖湛宗不足惜彼雖諉罪醫
官身居保護一任醫官之欺蔽罪當如何云云批如
所主張也予所篤信也至于今予感尚未泯然醫官
雖欲容喙為敢爾欺蔽云云語暈太不成理句作自
有傳法予不攬撥窮究之者姑欲任他俾露其真面
目也且以伊日事言之予年已晚晚未見斯男之慶

人心靡係國勢日孤苟非向日集鏡之徒寧有些毫
照疑於其間耶此天理人情之所固然彼申應顯特
急於嘗試未及乎反拙之為嫌也予決不為此輩所
玩弄矣○傳曰特以相劄體重不得已賜批大抵本
事是豈今日臣子所可說道哉申應顯即古柳緯漢
之影子也此而不明着眼堅定地步將使卞莊之計
得售寧有是理若欲伸區區之慶義復有紛聒對卞
舉難進重律以此知恣○卜相前望洪樂性落點相左
性○右相金燧二十一度呈辭勉副○上王大妃
殿尊號曰徽惠○四月追上景慕宮尊號曰綏德敦

慶惠慶宮尊號曰慈禧○大臣諸臣請上尊號上以情私之悲苦下不忍聞之教力許不○元子定號定世室上尊號合慶增廣取李勉魏等三十八人○錦城尉朴明源昌城尉黃仁點等疏請上尊號不許○兵曹啓言有人欲入敦化門內擊鼓請移法司勘罪傳曰且鼓門內欲防登聞終是行不得之事一番度通可除此弊終當下教嚴漢欲入與攔入有異欲入之類並用攔入之律真所謂不可勝誅除非攔入更勿煩聞○七月兵判李命植在家違牌傳曰卿宰無得在家不進古例即然而近來便歸勿論之科此後

復有漫漶之舉承旨當重勘令注書專管舉行此意申飭○奎閣直提學鄭志儉等劄畧等古者左史記動右史記言人主有言必書諸策者不但為人主有所憚而必慎其言言之善者賴以流布四方語迪後人為天下法故曰聖模洋洋嘉言孔彰此古史氏之職也恭惟我殿下聖學貫天人睿知通今古凡於理氣性命之源治亂成敗之故禮樂刑政文物度數之詳靡不剖析融會見於施措葢於條綸者固已卓越百王矣至於燕漢優遊之地從容晉接之際恒言不離精義卑辭亦闕至理臣等忝叨近密輒承聆第未

知秘史果何如也臣等既不得各自記錄則愈久愈望勢所必至設有所默識而私錄者亦無以裒成一通傳示久遠臣等謹按宋史洪邁在孝宗時乞令講讀官各以聖語修注官使謹錄之由此觀之正史之外又有記注此實昭代之今典我朝官方自銀臺玉署以至三曹槐院宗簿寺官蓋兼春秋之啣蓋欲廣錄而詳載也况閣職例兼春秋則各記日得聖語頌其職不啻如宋朝之講讀官而已繼自今時原任閣臣每於登筵凡傳教備忘等正史所必記之外聖語之有及於義理經史治法政謨者皆各諦聽謹職及

至歲終各出所記互相參互證校做貞觀政要朱子語類之例藏之本閣云云批劄請事出於做古述舊之意行之意便依施○謁元陵○命先朝御真摹寫人咸弘道子依秦再奚張敬周金喜成子孫錄用例令軍門收用○下綸音北道行蠲恤傳戒之令○傳曰昔在先朝壬戌因北闕運穀命三道道臣各祭道內海濱之神俾各卜日設祭○十一月傳曰荒年饑歲吾民顛顛連孰非王政之在所拯濟而其中最無告最無可矜者童稚也掩身糊口莫之自力啼呼乞活無處可笑至若道傍遺棄之類要之無父母致

此設令有父母飢寒切骨度不能兩全割情漸愛置之街巷以冀人之救之也噫天之生物之意豈稟然哉吐家之設置活惠兩署即醫藥濟死之意疾病尚此設官而救之况此童祥之行乞遺棄者比之疾病不啻緊急廣濟院育嬰社之良法美制今難一朝通行而京師八方之表準畧倣此規先從此始以為純則之地賢合仁政之權輿其令有司講究節目○十二月初三日傳曰今日當作何懷君臣上下認為生朝年年未嘗虛度必延接宣饌今見校理李兢淵入侍恨不能致故宰臣於此送聘判書李鎮衡子兢淵

準職調用○以朴命變家以擊錚原情判命變事已知為柳憲周所誣引既不拿問到今豈可無難煩免更勿籲之意嚴飭○行燕射禮習儀

甲辰

八年正月領相鄭存謙劄請歲首月正亟請封冊之禮大臣禮堂求對繼請不許○歲首鎬饋以歲歛停○下別賑資於畿湖仍頒倫音曉諭民人○行无子輔養官相見禮○京圻儒生黃默等疏略高麗侍中禹賢寶以祭酒倬之孫遊於文敬公安軸之門迨麗季誓死不貳幽竄幾死太祖許以白面召見謝辭邀

野五子迭居面而不受祿養自以亡國大夫遺戒勿
附墓葬其墓曰獨塚請追配崧陽書院許之○彗星
見地震下教求言○命刑官直宿本司察究時因錄
案稟處○三月望拜皇壇致祭三學士○命大臣文
任閣薦元子官僚屬可合人校理李翼晉甄言前文
衡所薦僚屬成致三卿鄉曲卑微之人混入刻目物
議咄點請黃景源宜施謹罷薦單勿施批重臣事極
為駭惑此非風傳不必勒持明日賓對當有處分進實
命景源罷職源○以錢荒特下各營門內司賑廳錢合十五
萬兩放與民間除其利殖禁其口錢○閏三月吏奏

沈豐之疏畧圈後彈駁古或有之斥以卑微曾未之
聞彼二人或在抄啓之例或負士友之望而李益晉
以璿沁文華超拔權裕以故家學識該洽洪樂恒屢
侍雷肆未聞銀根之譏李顯點地閱文藝終是可惜
云云例批○傳曰先朝丁卯有特教定式徑選官批
啓大臣與吏堂會于賓廳議薦書入南臺之議諮議
皆以徑選批啓人備擬為教今番則一依受教使之
來會議薦○徑選官批啓前收使金履安前直長閔
彝顯金斗默曹霖判府事鄭弘淳領相節存○宜嬪生女設
護產廳○工判蔡濟恭疏畧人之所以處臣者必欲

無臣而後已而臣之以臣之身為患自欲其無之者
不啻如人之所處臣也昔衛玠入都玠貌美傾都聚
者未幾玠死時人謂之者殺此人皆有一隻眼孔而
各以隻孔成注於玠玠徒將一箇軀子當之其能堪
乎此非所以傷害玠也而猶此不免况臣以了然單
身何以當睽睽之怒而不免乎死乎死則願耳何憾
之有批任卿優遊凡幾年矣人之猶且矻矻未必多
卞○四月上御景慕宮齋室領府事金尚書判府事
徐命善入侍上曰向來金尚書以承宣入侍也予有
云云使之性論領府事想已聞之矣大抵予之欲言

不言者今吳數年矣蓋欲言則恐或無中生有弄假
成真不言則轉展葛藤尾大難掉予以此日夜憧憧
殆忘寢息卿等亦豈能盡知乎此心我領府家近來
貌樣比數年前何如如金字鎮之廣州猶是當品金
華鎮之一不檢擬果因何故至於啓洛則殆通尚不
舉論館錄未免見漏以其地處才華何官不做而終
枳於都堂吏議望亦未見金字鎮三字豈不恠哉幹
官決無惡意於領府而必而為他人不舉擬吾亦如
之徐判府亦曰吾亦無深意於彼而自然如此云云
然則外意必以為上意如此云矣此何貌樣昨秋以

來世之所以處金氏者如是迫切金氏所以自處者
疑阻轉甚予雖莫知其裡面委折觀於造臣色辭之
間可以知之擬欲質言洞諭而自上提問之後益致
噂沓雖領府必以予為助長激成而然以是予亦隨
俗泯默置之勿論之科卿等其何以諒之昨秋一
基臣上疏似或有意而初無指的笑李福徽疏出而
空然驅人惡逆予於是不能無介於領府此非臆逆
其跡似然館錄後欲除金啓洛玉堂矣未免中止金
宇鎮昨年外除亦是予全保之意蓋領府院相而為
國元老金宇鎮名雖君臣義實父子徐判府即一勳

舊無異肺腑之親全保世臣即予苦心而不幸兩丁
以來亂逆層生喬木大家餘者無幾顧今在廷之臣
不為一乃心力協贊輔治而乃反互相傾軋終至於
戈戟相尋則國勢朝象將不知稅駕之所思之及此
寧不慄然卿等所爭未知果何義理而無論公戰私
憤兩相冰釋一不芥滯同寅協共保合太和則豈但
卿等之福實為國家之幸耳粵在先朝使故相及閩
奉賀筵席兩解事係不解猶尚調劑卿等即席說破
毋相疑阻以體予意尚詰曰緣臣無狀上貽聖慮臣
罪當死臣於日前因金尚集所傳始為聞知又承今

日下教臣雖糜粉何以仰答李福徽果是臣同開人
也人之疑臣固無足恠雖徐判府致疑於臣臣亦何
以發明臣與徐判府素有姻婭之好同朝三十年無
一事相失臣卽朝暮就木之物判府鬚髮亦白紛紛
有何怨意而公然血戰於桑樹之境乎至於福徽疏
實無聞知之事矣命善曰聖教纓纒至此臣不敢畢
陳衷情而領卽臣姻族平日情誼可謂無間僚相三
四年無一言相較向日云云似是中間交措之說近
來則臣蒙恩沐一切時論初不餘間矣上曰當初事端
緣何委折耶今若不劈破源頭無以解惑其悲陳之

尚詰曰臣則年來病昏初無忝涉世事或者年少子
侄輩有不善周旋而然乎上曰卿雖不知似有甚般
委折故人或歸咎於卿此豈卿本心哉卿子廣尹人
固良善見事或忽安之無無妄之咎乎我朝立國專
藉世臣先大王五十年功化在建極二字畀付予小
子而先自卿等之家已有泮澳之漸俱居董率之地
雖未能挽回世道輔我平蕩之治而反為分黨之漸
何也其本事委折及今說破然後始可有保合之效
萬有一鄉茅口然而心不然在違唯諾退而疑阻則
豈予臨送面諭之至意也尚詰曰臣亦無摸提之事

欲為自明之跡而不得為之臣情至此亦云窮盡矣
命善曰願謂尚喆曰近來公議有云然事今此下詢
似指此事今既共登選席各陳毋隱好矣上曰判府
事先為陳之命善曰昨年春朝賀時臣病未造班領
府登筵有妄叢之語少年諸議不無崢嶸臣亦不以
為非大抵臣之所以藉手即是一部明義故凡係隄
防若有疑似漫漶之跡其所痛惡百倍他人故果不
無慨惜之心矣今承聖教此有豈復有疑阻乎上曰
領府伊時進奏詳記注不須說也聞昨夏領府竊往
卿家有所酬酢卿則終不釋白首老相冒炎委訪而

伊後紛紜便是依舊大抵領府之得此梁楚判府之
不解庶閭雖謂之胥失可也今日以後卿等兩家中
一或有纖芥之跡前此雖不扶抑到今難保情好卿
等須知尚喆曰向來所奏鄭妻事實非有意而叢今
日聖教若是懇惻豈敢復有係毫芥滯乎大抵臣家
大盛滿有此所遭徐判府家亦然恒存滿盈之戒常
曰徐澄修科舉吾不願云矣上曰卿言果然而卿家
則世必有福惜者徐判府家則仇敵滿世予甚惻念
卿等俱以乃父乃祖之子若孫為今日世臣有國家
然後有卿等之家保合二字為今日急務卿等既云

釋憾此豈非朝家之大幸乎尚詰命善等曰聖教丁寧有足感朕魚泣鬼神臣等苟有利於國家者死且不避豈敢復以私好惡退有後言耶○吏叅金夏材疏畧臣於尹得孚以其地處文學不可久滯果有舉似於郎官而郎官不從伊浚取見昨春朝叅時得孚之所懷則有一語之大拂公議者已足慮慮之外而况其數三句語關係不輕不但為文此語病或者得孚蔡濟恭趨向各異其豹心狼性未得覩得而有此舉耶然則軌迹論之其見摺於郎官固也細言之以此勤政臣當受以為過云云傳曰重臣因此疏又遭

不好口氣曾前飭教何如而惟允之地反效助瀾之習同副承旨洪仁浩罷職始何惹鬧終又陳卞慶義之矛盾甚矣吏叅金夏材亦為罷職○工叅金文淳疏言蔡濟恭貫盈之罪共戴一天尚云痛惋以此賊為判堂宜忍作僚於一曹云云命罷職次對以大臣以下力攻蔡濟恭事下嚴教特除尹得孚為正言○正言尹得孚疏畧重臣李命植事臣聞輿人之誦重臣以趙瑗功友忽地驅瑗於蔡濟恭之黨居無何重臣之官位隆赫一世謂之賣友特以時諱人莫之言耳臣不忍直斥只請薄勘矣及其對章出而強引濟

恭之事抑勤為說至曰為建德報仇又曰為彼賊伸
手又曰右袒無憚歸臣於護逆嗚呼人孰無過改之
為貴惜乎重臣年記已老位至宗品惡聞其過其論
趙璠一欵終不肯發明箴頭為說吐吞閃忽反顧其
身果能無媿乎昔白仁傑以權門之傳令軍卒刻白
齊仁齊仁許以確論引以自咎臣雖不敢比擬於白
仁傑重臣狎不可為閔齊仁乎且臣論重臣也並及
李宗燮則自服其失重臣則乃如其視宗燮又何
如也且臣於尹先給疏有不可泯默者丙申之初既
施追奪壬寅冬以邦慶特賜曠蕩之恩其官雖復其

罪固自在也彼光紹乃不舉尹宣舉父子之謚而補
以先正詆弁前後言者目之以負先王壞聖德伏願
無以姑息為一時彌縫鎮安之策焉臣又聞四月初
四日幸景慕宮召判府事徐命善勉以保合之意此
實朝廷之福轉移幹旋之機會也噫國榮之罪惡貫
盈自干天誅當斯時也判府事以義理主人居其首
相固宜一反其道秉之以大中持之以至正又以勤
攻吾闕為忠慮於國而乃反藉城社之勢肆威福之
權其所好惡一循己私故頑鈍其利者趨之容悅惠
得者附之自成一套豈為時議遂使俗論肆行清議

不張迨天昨年相職雖解威勢不衰大小喘喘莫敢
誰何而怨詈朋興嘆點起蹟其本末苟無乙未冬所
樹立則誠殆矣殿下特念勲舊寵遇如一勉以寅恊
而果能仰體聖意否往雖不諫來猶可追正在今日
而如或外若和平內實乖戾怙勢作威一如前日畢
竟自取顛沛則殿下雖欲全保恐不可得矣乞將臣
疏示判府事彼若以臣言受以為藥石則言者與有
榮矣苟以臣言為非殿下無遽罪臣仍乞各臣與之
逢平臣當索言而極論之如有一毫變言請伏誣人
之律云云批已處分矣○諭判府事徐命善尹得孚

疏即世道之大機關前月宮筵說話直出合世道保
世臣之苦心血誠而今反為捏誣之戕斧大抵得乎
疏其端似微其源實大予姑不一一索言蓋有待耳
卿義理主人也誼兼勲戚予之倚卿卿之事予其所
藉手唯在一部明義而被人擠搗至此此而不已幾
何不至於僚原而滔天原疏騰本付之史官使之往
宣又遣承宣與之偕入○奎章閣志弘文館志成○
七月時原任大臣劄請行丹禮命八侍詢問傳曰以
元子為世子九月即先朝誕彌之月八月亦先朝御
極之月吉日自八月至九月擇入○行文衡園點吳

點落 鄭志儉洪樂命金鐘秀黃景源李性源○春桂坊
師鄭存謙傅李福源右賓客金鍾秀左副賓客吳載
純右副賓鄭民始輔德趙尚鎮金載瓚弼善權裕李
敬一文學李大亨李度鏞司書成鍾仁李集斗說書
沈晉賢李崑秀進善金履安諮議曹霖翔衛李命楫
徐命瑞司禦李淑沈定鎮翔贊安昂福崔興遠衛季
全履九鄭東愈侍直李晚秀金載璉沈馬鄭大容南
公轍○注薦朴能源尹行金孝達此晉賢薦○以政院世
子宮所用達字味例入稟教曰大殿大啓字一小啓
字一制勝字一東宮大達字一小達字一省字一世

孫宮大白字一小白字一察字一以此詳載春坊日
記○下貽燕綸音○傳曰是年八月卽我先大王御
極之年若月也五紀勝蠶之治基於斯萬世啓佑之
休基於斯亭午之運遠稽唐虞此誠我東方千一之
會也願今天運回轉良辰重屆自御大夫至于士庶
人皆曰是歲是月吾先王御極之年若月也舉功於
戲不忘之思矧予羨墻之慕尤當何如也噫親本之
道莫大於揚先史稱克昭乃祖禮譏知而不傳成王
周公所以闡文武之烈者至於配天而君子不以爲
恭考之我朝甫祖追上徽猷于太祖太宗英考追上

徽獅子孝宗顯宗甫噫範金鏤玉奚足以模畫日月
而不如是無以彰鴻化而貽燕護也恭惟先大王之
德之行而塗人耳目決人肌髓躋一世於熙熙皞皞
之中小子於此何述焉雖然以魏蕩之難名莫得以
表章之以聲臭之難尋莫得以儀形之在帝堯又王
固無加損而未可謂盡後人之責也小子嗣服之後
顧欲揄揚寤寐如結蓬待于今今也以甲辰之歲逢
仲秋之月不以此時誕舉徽獅何以慰八方黎畝親
賢樂利之思又况陟降洋洋錫我祚胤既符建儲之
舊甲又同流虹之令節之獅則尊世室之月也封丹

則御寶位之月也事事相符若合符契茲豈非寧考
默佑而陰隲者歟猗我聖意嗣徽之德禮合並行亦
粵我東朝州載母臨誕敷陰功加獅之儀不容少緩
英宗大王貞聖王后追上尊號王大妃殿加上尊号
當否予欲詢于卿等決之○傳曰嗚呼願復之恩舍
恤之痛孰有如予小子哉欲伸千乘之養而穹壤靡
逮徒循三朝之禮而慈心莫慰乃今元良定號少荅
隆恩未知達禮者以多儀為譏歟抑仁人君子庶幾
悲其情而諒其心也嗚呼不得為者固不敢為而其
所得為又安得不為也景慕宮追上尊号惠慶宮當

否大臣卿宰館閣三司各具意見以進○吏判趙時
俊啓言古例說書卽為望六故至有朝說書暮正言
之言而在先朝以望六之紛紜有下教今當新設宜
有定式矣上曰取考戊寅年傳教以翰林之規避有
翰林雜為說書必以翰林準限望六勿以說書望六
云云以此觀之實說書之不帶翰林者亦無勿許望
六之教依御言施行而至於時任翰林之說書者依
受教施行○命兼輔德以曾經國子備擬實輔德以
大諫通擬人備擬○以金斗默閔彛顯為書選官○
承旨李在學李時秀請心學曰臣我因傳香詣香室

全夏材以敵官入來展者袖中小紙故臣從傍諦視
則夏材少無難色因與臣看臣驟看上下數行心胆
先墜肉骨俱戰素聞此賊驍勇恐其見奪托以如廁
倉黃登對矣命上函書覽訖上白自有天地生民以
來以此函言前而未聞見此字劃明是渠自寫者當
此邦慶何忍作此變恠聞有狂易之疾決非常情之
所可論矣在學等曰狂疾之人猶知文母如此函逆
豈可悌之於狂乎狂黨盤問不容少緩矣時原任大
臣二品以上承旨閣臣三司請對請下函書原本上
曰函書辭語令人心寒骨冷何是宣示守第一件論

予之失德二件即戕害士林三件即湛滅渠家四件
予忘之五件天海道顯之所不道且有丙申下一句
語尤是不忍聞者渠既明知朝家大禮之滿日作此
不道之說此非沮戲而何以此論之天海道顯猶是
渠之卒後仍命罪人夏材具格拿囚文書搜來後命
燒火殿庭○傳曰乙未五月庭試罷榜事予豈得已
當時凶徒國試用奸汲引徒黨試官舉人固已難追
王章况因此榜而予受用多矣蓋其行私之後做出
酬酢官官之說預為脅持之計情狀絕悖形戮猶輕
其於罷榜何惜之有然一榜二十人亦豈盡出私情

哉混削全榜實有玉石俱焚之歎其後洪文涿李福
潤更登科甲無碍調用若曰有累則今日之用之不
可若曰無累則調用將無入不然則特以不得更科
之故便為有累之歸揆以事理誠甚無義且此科因
聖候平復慶則仍沒科名亦甚未安一依丁酉選教
只啓辭中指名論列者十二人外尹翊東洪文涿延
東憲李福潤李養遂許策金樂性八人並與直赴一
從榜次修正○傳曰甲辰八月二十九日即我先大
王御之年若月日而明日即是日也願予愴慕之情
當作何懷先大王御極亦在是闕是門以是日臨是

門實合踐位行禮之義明日先詣真殿展拜仍臨仁
政門受百官朝服該房知悉○下寢忠綸音諭朝服
日入庭百官命四大臣及忠獻公李珪燭達城府院
君徐宗悌家遣承旨致祭贈祭判金省行忠簡公趙
聖復旌閭忠定公李弘述景武公李宇恒忠愍公尹
懋忠穆公李尚蘄忠莊公白時考忠毅公金時恭故
兵判沈楷家遣禮官致祭故武臣梁益杓禹弘采訓
導李鳳鳴贈職文忠公鄭澥文忠公閔鎮遠祀孫錄
用李義淵陞帙加贈忠肅公李晚成祀孫問名尊記
○九月賜鶴城君榆几杖以先祖同庚也○大臣以

北京別宮中以年貢正使以己踰周甲人差送同叅
千叟筵為辭冬至上副使以年六十以上人差出事
稟定○前應教李魯春疏畧臣於向來見理不明立
心不確過片言官自歸安章薄竄旋宥恩叙遽降區
區褒憇若嫌前後之矛盾終為泯默是自欺而為文
過遂非之罪矣臣於其時未見臺疏之原本只憑時
議之峻攻倉卒惶惴辭不擇發此豈臣本心哉臺臣
而規警大臣職耳伊時聖上處分雖出敬大臣之義
在廷諸臣伸救言官不害為清朝美事乃反攬棄斥
逐廷議紛紜靡然從風臣劄之擬律過當亦為時議

之所德惠臣於肇禘之後得見臺疏原本始覺臣言之乖當杖舌何及臣又有不自悼者今之所謂主張時議者鉗勒一世苟有自好而稍厭時套者必因事會擠之於同測之奔瞬息之間人鬼立判臣乃見誤流輩孤負本心自知謬妄無所逃罪傳曰前疏既非本心今疏果出本心耶前後違席已知渠真語無主見而其手段之左右捍闢情態之朝夕變幻者猶不料如是無憚自此隄防漸壞義理愈晦世道之憂尚何言哉原疏還給○十二月吏判金鍾秀疏略都憲李亨達之疏盛贊沈樂殊請罪俞岳柱而挽及臣名

有若臣與樂殊聲氣相應者噫臣與樂殊心術言議之不同如水炭燕越聖上之所俯燭也樂殊之徇臣不徇臣公眼見之神天知之臣若默而受之則為耻滋多云云批樂殊之混說資斧予嘗非之卿亦攻之而前都憲疏中盛贊卿庚子樹立則並與此所秉執而耻與此同者不覺瞠然命鍾秀入侍上曰卿之今疏極甚無義卿以庚子德討自為擔當而與沈樂殊之心術言議謂以水炭燕越者得無背馳之嫌乎况李魯春疏出而卿疏無一言半辭及於此何也自夏賊事出後義理愈晦彞倫將絕予以明義理扶彞倫

之責一付之卿等今則一切相反此何事也尹得學
是夏賊之所汲引者而渠焉敢生心營護今此世道
之變非卿等之罪乎封丹前日一夏賊出迎勅前數
日魯春又出到今予欲無言而魯春之為人全沒知
覺勅勦虛妄今者所辦豈渠自主張乎必有指喉者
而予不欲索言予自春即知卿子今二十餘年自為
際遇出常為卿全保靡不用極今則雖為卿地亦無
奈何矣都承旨亦在湖中罕見而頃適上來晉秩擢
致銓曹者蓋為非流俗樣子也夫何卿等居銓以後
朝象波蕩如俞岳柱沈煥之之疏種種闖出雖云非

卿等所知大抵卿等八來後此輩跳踉此豈非卿等
所使乎都承旨有生行死歸之慮卿則予不一番提
論亦非終是曲保之意而雖欲曲保亦何益我鍾秀
曰夏賊雖謂之狂易狂易之人豈有辱父之理孝魯
春則可謂逐鹿不見泰山尹得學似不可諉以夏賊
之同情而臣所經營者蓋欲為光南事而未果也○
修撰沈樂洙疏畧問者重臣金鍾秀對憲疏陳章其
意尤難測度其辭亦多疑眩蓋臣一言雖不足道致
討之誠有可以千里相感則夫何聲氣同異之可言
哉憲疏中緬之一字鍾秀必欲發明至引神天而為

誓者果何意也頃年臣疏之後臣與鍾秀相逢於史
局公座鍾秀拂然曰子之恠疏人謂我與知相坐須
勿近我臣笑曰公若與知公不害為君子也臣固知
鍾秀之不悅於臣疏而到今時移事定之後必欲歧
貳臣未料也鍾秀則臣外族半生不相識面四五年
前始見於公會未嘗親熟則其心術之微何以知之
至於言議不無一二互相逕庭而懲討共公之義如
自異則過矣嗚呼黨習之壞人心敗世道從古已然
而亦老白首矣氣遇恩造曠絕今古何不獨立其身
一心於國而不忍忘偏係之私必欲其倡一聲而五

立幟建鼓傾倒一世影響應吁亦怕矣例批

乙巳

九年正月傳曰我國壇亭即古之方丘陶劄劄羨掃
地將事而明靈洋洋如水而在州府郡縣莫不有社
稷之責近聞諸路社壇多不修治壇壝剝落箭門頽
圯守令之職民社為重此不盡誠餘何足觀申飭各
道另加葺理論報儀曹以為考勤慢之地○司直宋
載經疏略今日之事惟有益嚴隄防益明義理而義
理隄防之外亦須弘揚德意一遵恢蕩竊觀近來一
家有犯氏族幾乎盡廢一身見枳姻戚亦至並累至
於銓注之無心見漏恩點之偶然或新轉相疑懼莫

敢復舉真贗紛揉輕重混并非但傍觀恍惚疑惟當
之者亦不省其所坐臣竊不自揆直情徑行次第甄
叙前後僅通十一人而衆謗溢世聞端層生之象因
此而益靈云云批鎮安隄防難得其中政注一出公
議公議易副○命李魯春移因金吾馬房○司直金
華鎮疏略伏聞向選長銓以賤臣事仰奏臣滿心駭
惑噫嘻丙丁以來不逞之徒怨國樂禍糾結和應必
欲壞亂國是世道之憂甚於河北之難平臣於年前
待罪銓任妄以為豚魚可孚龍蛇可化果有一二枚
叙陷溺既久狼毒轉深章疏政注之間手脚畢露心

跡始判始知干戚之不可解園臣方自訟愚闇此重
臣入銓以後注措言議稍欲自異故臣竊喜之而第
伊日奏對首尾語脉一何混圖隄防之不嚴臣亦慮
之甄通之難遽臣亦言之惜乎重臣何不明言臣罪
含糊依違隱然歸臣於黜昧之科云云批過矣何必
因此深引○吏判李命植疏略即見重臣金華鎮疏
則以臣向日選奏滿紙詆斥大抵重臣之見枳委折
臣未能詳知而前後銓官不舉擬久矣提問之下對
以本事未及詳問通擬徐侯公議而已今乃以含糊
依違之目加之重臣之見枳非今斯今則何獨於臣

之言如是疑怒無或久枳積憾之餘因此以鳴其不平
平即例批○行朝恭領相徐命善啓金斗默即夏賊
有服之親尚在抄選之列我朝雖無夷族之典如有
之斗默難免應坐如此賊之至親豈可置之徑筵清
選乎且聞此人本無學識請削逸上曰法典所無廣
考已例稟處○校理洪文泳成種仁輟劄請金斗默
削逸批事係夏賊豈用斬持而予所難慎為其職名
且以事理言之親屬若在應坐則不可以抄選而寬
假今乃不然以逆賊族黨而刊削得無未安乎○恭
判鄭志儉逝單傳曰此宰長逝嗟惜給柩材調用子○

二月吏判李命植以先正臣宋時烈後孫擬齋即為
吏即曹允大所沮陳疏自引命允大拿勅○傳曰疏
通一款目下辭風坐在齧謬注擬之或漏點下之咸
越者互相教戒因仍忒軻一人犯科累連不干一家
坐逆孽及姓同元無裁量之界限徒有勅勅之疑恟
予則以為此非人心真不齊世道實難平一則規模
未立二則規模未立規模未立故上下不孚上下不
孚故疏通與枳塞判作二途予於昨違至曰予以生
生為心御等何乃以殺殺為爭云爾宋先正家雖便
德相近出在先正有何絲毫之累先正後孫即為初

仕擬入○臺啓中李魯春事依啓命府門外保授○
傳曰昨因文臣製述科次見朴命變名字本事不但
脫空其時臺言過矣堂后假官今日擬入李東植事
詳問其時事狀京來於東植為寸外之親且京來之
罪惡因東植究得可謂有功而無罪但以京來之假
補進士譏捕時未免誤羅旋則向脫今則毫無執言
之端如未分館令該曹即為區處○各司馬回榜人
李聖源特除都摠官○訓養具善渡請對奏曰臣見
金鍾秀私書則欲見則臣子以謙臣即起送子槩以
為以夏賊事有同黨之入耳者其臣斗恭在謫與其

主人有酬酢云而重臣無由上來不得其詳云矣上
重臣方欲所致卿則待重臣上來同入也傳曰意在
責備豈有一毫深意前判書金鍾秀給牒叙用內閣
提學仍任使之上來鍾秀入侍奏曰臣聞斗恭在謫
與主人河光容言渠若上京必多有傷人之事云此
必是夏賊黨與尚漏天網之致不勝驚憤急報訓長
矣俄者入城之路逢前縣令金履容又以為賊李璫
事委訪于臣聞其告變委折萬萬驚心矣命履容入
侍履容曰臣於丙戌年間與李璫相親丙申後璫入
於龜柱之黨云故臣絕之不相往來昨年四月臣行

過璪門璪家外軒臨泥岷大路璪見臣過去以手招之臣畏其陰險遲憾不得已入見其後過去時數次暫入矣昨秋夏賊出後臣又偶然歷見則酬酢之際語多危悖夏賊之逆有公私之別云臣問其公私之別則璪曰夏賊於國家為逆云是一聞此言心骨俱寒雖欲即地陳告恐涉率爾明知其凶壯遂腸窮探真臆然後可以陳告故臣果比前頻數往來細察其動正氣色笑一日往見則朝後適來有一座客曰張至冕果為今春及第誠異矣臣曰中其及第者誰也璪曰此是精於推數者而姓名不預問也臣因書信

臣之四柱托以質問數日後又為往見璪曰其人以君之四柱有十年塞鈍一朝封侯之句而尚今不符誠可恠也又曰近歲有異人精於術數為吾儕之善龜云又言即今時事無餘地君之不赴義興誠好八字矣若赴義興則安知無斬頭之患乎臣驚問曰此何言也璪曰吾有幼親之友與異人相親故明知來頭之事吾則以下鄉為定矣半吞半吐終不直說故臣於正月十七夜往宿璪家欲為探深而終又不言臣仍拔所佩刀欲刺臂出血以示相信之意璪曰吾將益言之矣所謂異人在智異山中神通廣大能知

千里外事其言曰卽今朝鮮運盡明年盜賊大起道路不通再明年將有革世之舉仍以手挽臣手掌置之滕上書三分二字曰吾則已卜地於河東先塲村經營造舍久矣有文先謙者主張此事君欲偕往則凡事托於此人也其外函言悖說不一而足終不言其異人名字且曰難離雖出金鍾秀宋載經有當銓之日云且曰君亦不汲汲下去則君家神主當有投井之舉云且出其箱中新件草鞋自謂如有事變當納之而去云且曰盜自北方先起云臣欲探直臆托以往見河東然後與之結意同去因自標書托文光

謙又請得渠之幼親友書簡則環果許諾臣於二月十二日曉頭歷見環環以書封出給故臣行到沙坪坼見書中果有函言或曰除殘去惡或曰替天行道或曰積年經營都在季春臣非不知馳還陳告而見其河東答書似必有詳知之端故臣謄納函書一通于囊中仍往河東坐斗峙店舍傳書于文光謙慶仍為往見家舍則以五櫟閣新造一百五間甚為宏麗兆謙則極為妖邪臣先言與環相親之故且言今方賣舍賣田換錢數千兩將下來君須為吾作主人光謙皆唯唯有一人八來光謙呼以梁把搃而名達洙

造舍時者役者云日暮時臣還故店次梁達洙隨來
同宿臣與之多般酬酢達洙曰家舍則此土人皆知
為京居李進士家而正月聞其傳言則曾經道伯洪
性宅下來云可怪且光謙之子年近三十尚不娶妻
結草庵無人之境此土人皆以為可怪云昨年驢屠
大小人民奔避於智異山下此亦可怪光謙初自奸
城浮海而來家亦不富用錢如水自京下來錢及統
營換錢合為一萬五千兩而且錢物去來時有昌福
為名漢中間使喚偷食者為數千兩而光謙初不聞
之亦是可怪云翌日將發光謙袖荅書而來低回察

色而授之臣受納囊中光謙曰客主既與李進士相
親且欲下來云不必相諱以問家事一則吾之異姓
四寸梁衡所居者一則洪福榮之所居者而吾子則
異人之弟子方在山中讀周易所謂異人神有欲害
之人則或遺席豹或以鈿術害之今之貪權樂勢濁
亂朝廷者將欲先除徐鄭已付過以起兵利於何方
往稟神帝姑未敢來吾子洋海命名亦神異自奸城
來河東也異人稱念水府無事駕海故名云且言智
異山有仙苑列仙甚多崔孤雲尚今生存渠子已徑
仙家報鐘頭陀之職渠子老師年今二百五十姓名

李顯民道号成居士云其餘妖誕之說不可勝記仍
為回還行到十里圻見其書則有曰真人在上隨事
憐恤又曰李春只隔一旬躍然而喜又曰今番之事
必待李春都處置云臣見函書倍道作行急告達而
身無職名將往見金鍾秀使之陳達矣中路逢着傳
給函書云云○判禁金鍾秀疏畧臣以再生之喘又
犯萬死之罪曾未幾何恩宥遽降噫臣罪臣自知
之以臣受恩如天既不能碎首沫血以效臣死之義
又不能叩體聖心鎮壓浮議前後聲罪何敢下理而
其中一二劄疏便是急書人臣負此決不容畧刻假

息云云批卿之得有今日惟予在耳雖至十顛百滯
極力極擠奚直去冬事為然乎叩謝太過卿於予亦
修外面人事乎向來削黜時傳教即卿一部譜乘有
是遭遇也故有時全保卿湏休說辭英二字卿之樹
立也事也也可以紀太常而樹青史且兩段事之並
入御耳尤驗卿之自負名義人以是待足卿卿可謂
不負予所期○執義李福徽疏畧玉堂極清邁之公
冠也滢修極函達之首第也啓能規滢修猶子滢修
視啓能猶父世之一補能第者滔滔見枳則渠獨何
物平步金華乎臣之所敢言即國人所欲言而人微

言輕重被嚴教臣雖愚暗臣父今年八十有九臣年亦六十有九上而愛日之不足下而餘日之無多有何前程有何覬覦而白首殘年受人指嘆得罪巨室也凡在臺閣出一言論一事輒曰受人指嘆搢紳波盪舉世譁然決非聖世之文象實是亡國之兆臣實痛之噫嘻淫侈之下章亦一變恠事耳誇張威勢暴厲口氣其曰譏說莫售渠果非文事能賦之人故謂之譏乎執贖以事恭終弟子之職終日坐侍與聞巨細之論甚至率其妻而見之有若舅姑之禮其文事之迹莫口騰傳昭不可掩果謂之譏說乎又於送節

既露之後竄配之行也猶敢齋錢沽裝泣送江頭啓能亦復執手托其妻子渠所云後瘞者固如是乎以臣愚見渠是真箇蓬耳第以乃叔一疏之功存社稷特貸其命渠當縮伏田野以終餘年而自同平人唾手名場登龍大闡如拾草芥金華玉署若固有之舉世孰不憤惋渠又曰索癘必細臣請痛陳而無誅可乎淫侈之委質於能賦也蓋尚勿耳陷身至此豈飾渠罪蓋其父命膺本以妖邪濟以陰譎勢利所在千億化身方能賦勢張之日移家結冷漁樵作襖托子請學賜壯互連以乙未冬致祭時事言之舉朝士大

夫莫不奔走以注作為榮觀而渠以至祀之子若孫
假托事故因不與祭蔑絕倫常顯有不满於君不其
不忠不孝有浮於能辨諸賊萬萬矣未聞乃弟雖有
樹立桓冲之忠赤而卒掎桓温之凶逆王導之有功
而反貸王敦之蹠斬臣謂命膺夫施當律濫修削籍
屏裔且矣至於孟至大臣稔知與德相相親稱道德
相必曰吾丈席吾先生云故臣果論列云云命福微
削職○諭頌相徐命善世之齟齬於卿家者沆可休
矣矣但李福徽為然昨年以来平地風浪半屬卿家
孰料今日朝廷卿不得一日安耶君臣之間貴在無

隱况卿與予之間乎丁酉以前重臣果有不善交際
之失而就今重臣果有難洗之累以予為卿苦心尚
可曲保况年久沒着落之事乎今年臺疏比昨春尤
覺危怕惟予在不足煩卿慮念卿須即日入城○傳
曰暫副允合敬禮頌議政徐命善今姑勉副○左相
洪樂性劄請全履容別般超擢金鍾秀具善復獎廢
命浚日登對覆奏諸議皆謂履容當錄勲右相金煜
言履容本與鄉曲愚氓有異而不即發告乃反與聞
雖云有功亦不無罪不當議到於錄勲云命履容加
資訓將具善復司直金鍾秀並賜田民○以前恭議

李杵作舍於奉朝賀洪鳳漢墓山白帟事命拿問後
定配○五月掌令柳河源疏請金斗黜削逸批金斗
黜事法外之事不必別制况斗黜憤痛之心安知不
九十倍於他人不允○九月以是月初九日為肅廟
寶冷五歲時進講孝經之舊甲命於其日行名對于
東宮○大典通編進書○御定兵學通志成○十月
判府事李徽之卒逝○左相洪樂性以具善復進奏
駁妄請削職允之○校理李太亨疏言夏賊僣人妻
擊錚事係愛恠宜置重刑訓長具善復日前等蠶之
辭免也狹鹿屬之氣噴尾雜之說以同甲大臣必欲

捉去之說肆然仰奏其驕橫不畏義分誠非細憂請
削黜雖以其父追贈言之善復階雖輔國職是判樞
則以武臣猥贈議政壞官制蔑國法甚矣此後嚴加
定式批前訓長固有妄率之失謹罷足矣贈職事何
必定式○雷命斌膳二日○以司直沈瀨之上疏傳
曰既不可終身廢枳有今番除命則當含恩畏義徧
伏俟勤之不暇而乃敢追琢成章追說其事渠所謂
微生還之喘有甚未盡智謀如是唐突煩免原疏還
給○十一月命判府事李福源戶判趙琰撰黃堦錄
○傳曰以疏通事飭諭者凡幾遭矣大抵疏通二字

已非好題目第緣世故多端或有無累見枳疑似永
錮者世道之清雜人心之沸戾莫不由於疏通失其
方向來宋載徑之勅勸豈勝駭痛外假振淹之名內
售沽恩之計無論有累無累惟以濟私為事堂堂黜
陟之權便作一載徑操縱之物原其心雖出踈暗即
其跡難免擅弄其時非不欲明示好惡而名以疏通
反抵罪戾則是何異於欲入閉門也然一自載徑事
後疏通馬銓家之禁忌於到輒皆掉頭因噎廢食政
馬此道日今悠悠莫如貽燕貽燕之謨莫如疏鬱令
兩銓知悉○傳曰所紀既非同赦則並與閑司而終

身坎珂是行不得之事朝者傳教之教示無異勸罪
宋載徑副摠官除授

丙午

十年正月朔日食○奎閣提學吳載純等應旨劄略
殿下御極圖治十年于茲矣宮室聲色非所好也馳
騁戈獵非所娛也探瀆恒勤乎典謨酬接靡倦於機
務宜其治丕應俗於變而今乃一切反是噫揔攬權
網人君之威節而及其過也弊亦隨之殿下深德戚
里之禍國痛惡權凶之竊柄遂提綱挈領無所假借
於是君道日亢朝象日下大臣所敬禮也而操切太

過臺閣所優容也而輕蔑既甚銓衡所以進退臧否
而不得展布藩屏所以專制方面而苟冀姑息如是
而尚何望交泰相須之義乎人必自重而後可以董
率辦集而上固依視下且自輕上自廟堂以至百執
事之人皆不敢以其職自居殿下將誰與共天職也
為官而擇不備惟人去其不肖登其賢俊抱才自重
之士出而為用朝廷之無八非殿下憂而摠攬之實
在此不在彼也我朝立國敦尚名教循蹈繩尺砥礪
行檢為累百年士大夫模楷而近來一種風氣視拘
檢為弁髦以諧謔為茶飯賢愚一套長幼不分濟濟

公堂輒發街巷之俚諺肅肅禁直至觀輿儻之賤戲
法拂本色詩禮遺犯到此掃地盡矣惟殿下益敦風
教益勵名檢道以廉恥示以好惡則丕變之機必不
俟終日云云批語及袞闕摠攬為敢切中予病處鄉
等職在近列進此良箴深庸嘉之當隨事體認○大
憲吳載純大諫鄭存中聯劄請前後金吾之臣謹罷
仍亦委官批金吾諸臣難免不盡職之責依施至於
委官寧欲歌後蓋因德夏函頑抵賴故也○三司啓
大諫朴天行司諫李濟第持平宋
煥德修撰朴基正副修撰趙雲紀
政洪樂性削官門黜批律名無已太過微軀之顛倒

大臣豈有歌後○府啓德持平宋禹德夏本以煨燬之
幕屬饋問德相於謫中簿配旋宥暗地跳踉潛投凶
書於漢敬忍杖徑斃請孥籍批已有禁令停啓○院
啓大諫李濟第宋迪中與樂彬搜錢之罪已極駭惋
而龍範等叵測之事渠既捉得而受賂囑至登鞠
招請因前嚴囚不允○傳曰今見司馬回榜行副司
直尹光紹年至八十筋力尚旺台見之後豈可使無
職還鄉實職口傳擬入前同知姜杭年至大臺陞品
擬望○敵納李師濂疏略故相金尚容江都死節忠
義炳烺凡在血氣孰為異議而前沁留嚴璫詩有云

誰禁提携親禦港徒聞忼慨自燒樓捐生幸免為俘
辱等死那無若偶羞顯加毀斥辭旨絕悖不意崇節
義之聖世有此大駭惡之口氣宜施刊版批事屬文
字間疵類關係則當問于大臣處之領相鄭存諡請
依臺啓允之
○頌相鄭存謙啓言金斗默為斗恭四寸請削逸允
之○坡收柳文植驅逐奉命中使之往鄭妻所者嚴
棍後命削職○同敷寧尹光紹疏畧臣之前一疏
重被鋒鏑臣不欲一一對理第相臣以臣疏中特書
謚弼及先正直驅臣於誣聖罔君之科夫爵謚本非
兩項頃當復官之日爵謚並為下批今臣書謚亦依

朝家成命而已至於先正二字先王臨筮語及非止
一二蓋廟廟在乙未年間特製二詩題以追惟先正
臣尹極作詩曰儒林尊道德小子亦嘗欽生三維事
一自有重輕殊及御製印出先正二字宛在編中先
王之必補蓋有所受臣於乙未冬以承宣登對辭教
之間亦及先正及講大學因臣筮語又有稱善先正
之教伊時同筮之兩承宣尚在臣焉敢誣也且其不
載寶鑑固大聖人出尋常之舉大僚以為聖意有在
臣亦曰聖意有在例批○判府事金煜劄略三綱日
墜義理轉晦小人無懼百怪層生尹光紹之疏復出

矣乃引乙未震章要作藉重自下之資至曰先王之
有所受上而誣肅廟逼先王下而欺殿下辱斯又欲
使丙申處分被其掀倒抹撥於一筆駕說之中渠家
傳法本自如此而放肆無嚴一至於此豈可以丙申
以前之宸章掩翳丙申以後之處分乎尤可痛者先
朝所以處尹極父子未盡如丙申之舊者特以時措
之義深軫調劑之道亦尚於絲綸之間假以二字
之補耶至於不載寶鑑之聖意有在襲用臣言而意
則一反此與辛丑凶徒非先王本意之語同一意脉
疏批之下一例假借使此輩跳踉至此此實朝家有

以啓之也批曷云當耳寧或啓之聖祖垂訓炳若日
星小子嘗所服膺銘佩○校理尹光普疏卞金燈劄
傳曰現此疏語下語多有不悻至以僭毒二字容易
書之此果向大臣說道者乎大臣予所敬禮新進小
官焉敢如是校理尹光普削職原疏給之○校理朴
基正疏略今番瑩選人金敬之即丙申孟疏人壽龜
之子其登科也今隸國子三十餘年之間不敢擬義
於是逆數次舉似於掌通終至見格直到今日遽擬
持憲名義掃地聽駭惑請改正銓官宜施譴罷不允
○四月疹疫大熾命行厲祭○傳曰苟存心愛物雖

未博施而普濟亦豈無一天一婦之被其澤哉昔在
祖宗朝設典醫監惠民活人署疾病診察之藥餌助
給之惠鮮之恩先斯貪窮壽考之化卑及寒區倚歎
感哉近聞疹疫熾行間不無扎瘥之患被衣食稍裕
者自可以及時看護而至於貧窮之無告者其誰與
拯活人人之疹病家家給藥固難據議若就其最貧
窮者隨聞救濟此或有一分實效且聞先朝壬戌亦
有醫令司給藥之命正宜遵用今京兆曉諭坊曲至
貧窮藥物無以自辦者徃告醫司醫司揀定一二能
醫之人疹病給藥間五日形止修呈喉院○啓院

韓用請白師閭島配允之燕等配○五月傳曰東宮

有疹漸設議樂廳醫官康命吉李廷楫李喜仁尹敬

行差備待令○王世江疹平復賞侍藥諸臣宮官有

差○十一日王世子薨逝○王世子謚号曰文孝以初

孝○兩司執義李廷楫司諫趙弘領掌令聯劄請直

宿醫官李廷楫等嚴鞠快施當律藥院提舉李文源

李敬養宜施制職批醫藥之節無不親執躬檢藥院

宜有可罪之事不允○傳曰既有補編受教無論公

除前後士庶家勿為禁葬○三司啓執義李廷楫司

鄭景祚 獻細申 春請藥房都提舉徐命善劄奪門點

不允府啓醫事中自在春初據停乳道榮衛已多虛

損今番議藥之時安暎李廷楫之姻族尹敬行李喜

仁妹夫希得恩賞互相汲引添入措語且請李文源

李敬養削點批提舉論勘本無已例勿煩○修撰洪

義浩疏略伏聞今番梓宮至有疤痕該提調之高不

施謹大車物情長生提調宜施制職惠慶宮眼制揆

以本生降等之禮當為小切草記批旨之下似當改

定而居然之間公除已過矣論以國體寧有是哉當

該禮堂請施謹罷批長生殿提調事必因生疎閱旬

之後忽提此事誠莫曉也禮堂事公除之踰限蓋因

收議之未及畢到不得改定矣○命相地官察訪大
良正即許瑛等遍審山地後大臣諸臣八侍戶判趙
時俊曰伏聞諸議粟水洞好則好矣而臣有所仰奏
者龍山大路於穴處甚逼雖曰微崗隔之自然相望
矣命諸臣更爲往審後八侍領敦寧洪樂性等曰戶
判云云之地與穴處絕遠亦非龍席相干處則似無
可拘矣時俊曰既聞人言故有所奏矣及看審則所
聞異於所見矣命更爲看審於東郊豆蒲諸處提學
金鍾秀曰粟水洞用不用姑舍可謂寒心矣臣在鄉
只聞墓所已定八來聞之則以有異議方狼狽俄於

梓宮加恭時見令敦寧領敦寧略言因戶判所奏承
命更審而戶判云云之處內是青龍外第六岡之外
地勢山形不相干涉亦不當入於火巢戶判亦以爲
所聞異於所見臣聞來大驚矣假令龍席穴處中有
疵欠之論出於地師之口該堂遍諸地師廣議諸大
臣始爲可上達而况是何等凶慘之言而不出地師
之口者一違臣以不見不相議萬萬不干之事擅
自直奏寧有如許國體乎臣本有悲憤之蓄積者到
今固不忍張皇追提而大抵自邦慶之初國言已多
拂鬱及夫中間萬古所無之違出後凡有彞性莫不

崩痛及至今日臣則承命入診在於已無可言之後
故亦不暇詳問進藥節度以議藥之多誤煩孺下賤
亦莫不切齒戟手於醫官此必有所由而然驟聞領
敦寧所傳頓然寒心以至痛在心之故自不覺激發
雖以國體言之一違臣何敢以孟慘之說擅自陳達
上曰此不過各陳所見而已非說往說來之事矣○
三司啓批藥料之製用予皆製用何可往質於都相
且近日章疏輒附參附二字用涼劑陷下之氣其可
不用參附乎予果手剉而手煎醫尚不可譴罪况藥
院之臣乎以予至情何忍語到而予藥不言爾等從

何而知之○大諫李謙躬疏畧人生脩短雖係天命
天命輪行疹疫多關醫治乃於莫重之地試以不當
之劑諸醫之罪固合萬戮宜亟施王法臣於日昨三
司事竊有所慨然者雖未知伊時辭教之如何而休
迫惶縮至待罪臺啓傳連自有常格衆望得中未為
不可而易冠象笏威儀足觀末乃脫帽席藁態狀可
憐壞損殆體若是其甚乎伊日三司宜施改正不為
災難之感宣亦施譴罷批人生脩短係於天命不欲
委罪於蟻虱之類以此也三司事不久承宣事當處
分○判敦令金鍾秀疏略臣於趙時俊疏有不勝訝

惑繼之以顰蹙噫嘻始終哀慶之際國人之憤寃層
積臣每一念至心骨俱痛以此之心當此之時驟聞
駭愕之說不免衝口而發在彼道理只合反省悚縮
自服妄錯而今反以危壞之說容易加人為言至引
古名碩論山陵事以自解云云批選奏已涉駭聽疏
辭又何不諫○墓所定於栗木洞廟号孝昌廟号文
禧○以宗廟秋享用藥當否議于大臣儒臣傳曰大
喪則卒哭後用藥於大祭小喪則卒哭前用藥似合
禮儀依此舉行○府啓大司諫命房脩丙申春諸賊之凶壯
達腸孰敢有傳襲之計而李東馨乃以漏網之魚暗

托論人間呈一疏旨意已極凶慘一二句語萬萬臣
測祖述凶徒之跡昭不可掩請島置再昨貴選大僚
既已聳罪而入侍三司聽若不聞顯有巧避之意大
司憲尹師國大司吳大益司諫宋銓持平宋民載備
撰沈晉賢申馥並宜削職批李東馨疏中句語擬售
逐鹿之詎專昧投鼠之嫌原其心雖知出於欲巧反
拙事關忠逆豈或泛忽者過向於處分傳教拈出句
語明示好惡罪止削職尚稽加律更不欲地到木事
故耳不允三司事以近日希覘之風寧欲巧避於此
論欲言則恐敢李得臣之狠狽欲不言則後有選教

於大臣無恠舉措之顛錯矣○持平張至冕疏請李
東馨鞠問仍斥大臣三司緩討之罪大臣待命於金
吾○命李東馨竄配機張○傳曰敬禮自敬禮責勵
自責勵今以大臣舉措而無一言規正則是豈但有
欠於推誠待與之議恐國是人志無以底定也今番
李東馨疏中一二句語誠一皮恠義理閤頭人鬼所
判予豈可坐視喬溺而不以極擗乎大抵丙申春獄
以事則不忍言以言則不忍聞前後禁令不翅金石
予亦不欲詳論而歲月寢久義理漸晦大小群工終
未能分概於忠違蹊逕往往有似此誤罹之患若觀

嗣服汝錄孤或隱卒之教可知義理之自有昭揭而
予心之自有秉執向於東馨之疏予則驟省猶覺駭
愕提剝析之教俾尋領會之方而數月之內一味寂
然噫公耳忘私扶植大義雖不責備於今日大臣而
依舊糊塗了無動念及當進席廢端始乃相率聲討
一番求對始犯緩討之罪終故遂非之科不可以敬
禮之故或忽責勵領議政鄭存謙罷職○司直李文
源疏請還收加資賞典批事體而在不可無傷仍傳
曰非大官之臣除山林之抄選今觀重臣之疏實是
正憲而以前資資憲書呈固知出於慟寃之意而肩

越極矣行副事直李文源罷職○八月都摠管嚴鑄
疏略臣於白首殘冷忽坐烏垣詩業原其本事不過
渡甲津而思丙亂退恨滿城人士不能倡眾禦賊及
其事去之後明白立慳如故相者蓋亦無多一時興
盛口呼成句初非有意傳之者俯張博會謂之譏侮
故相豈非意慮之外乎夫所謂拘生等者死指其當
時徒死無聞者而歎惜之以承首句壯士無謀之語
今乃撤頭撤尾只以兩聯傳說有若專為故相而作
者然云云例批○府啓批李廷楫等事依啓○以同
敷令李秉昂疏傳曰此疏見之不覺駭愕一簇不露

姓名並驅之黨逆之科自有証人以來所未有之手
段此計出於逞憾移禍原疏付火同敷令李秉昂亟
施竄配長城府八道儒生朴永源等疏請文靖公金隣
厚從祀文批文靖之送詔予嘗所尊慕然享大典禮
也豈可輕議○傳曰朝廷之莫嚴者祀網間任體重
到營時外邑守令如有規避於體例間事侍從外祀
科者該帥臣為先拿致決棍之意下諭于平安兵使
○判府事徐命善劄略濟恭送節一則潛結妖窟自
作窩窟一則肆發凶言詬天詈日一則遙連賊黨徇
繆和應臣與濟恭義難共戴勢不兩立濟恭為逆則

臣言非妄濟恭非逆則臣當反坐乞下臣司敗與濟
恭對質云云批不但第三件之塗聽第二件本事亦
有所明白分晰者○擒文院次對入侍上曰不顧十
年禁令欲為一番洞諭第一件即而申春徽千連事
而世道不幸士夫廉耻掃地向時一邊之人專擅威
福而一種廢棄之徒遂締結匪類百般鑽刺竟不得
成蓋某年事竣豈無事端乎果然金鐘秀鄭履煥輩
出而攻洪奉朝賀金鐘秀事外面觀之似無異同而
與師翰有異特不與匪類交通故也今此濟恭之於
師翰亦如此套締結交通誠曖昧矣設令名出鞠招

當初彼輩中云云之說不過曰某人可用曰欲與某
人同做而已以此為達其可乎第二件即所謂凶言
一節此則鞠招之所不出文蹟之所未有有誰證恭
有誰陳達而以此聲罪乎右相既出言端果是回御
諱有云云此言亦不出於文策不登於章疏即一流
行之說可謂脫空第三件即國宗家人之說其時予
未聞之始出於故相李判府之奏今則雖欲聞之已
無其階畢竟故相亦自以為塗聽豈非可笑事乎三
件事皆如此而除一官輒一番葛藤一提姓名群起
攻之今番外補蓋據除內職則益令屬濼故也非謂

真有坐也予將使一世之人知不可以黷味之事驅
人於惡逆也○以成川安北兩守令不呈公狀於兵
營命成川府使魚錫定平安兵虞候單付安北縣監
尹復相除授文山勇戶○次對上曰金字鎮自渠見
積之後尚置黷味為其父故也近日東南之訖從何
而出師翰徹後渠敢以尊号事潛搆啓草使其父啓
之及予退斥之後終不悛改依舊翱翔東西出沒以
至於擬帥之謀朴宗朱之應教通清中應顯之上疏
戾逆若是無畏至于日前政注而極矣自古院相家
無一保存故不欲以予手毀之今其罪如此又命入

直玉堂八侍上曰玉堂讀書之人目今朝象如此爾
等亦有可言之事乎副校理趙雲紀脩撰沈晉賢曰
聖教至當世道之污下莫此為甚上曰深夜台見意
以為少有助於今日又象爾等乃反以諛言依違乎
命即退去○傳曰有罪者斥之無累者用之無以貴
近假貸無以疎遠誤罹則朝象可靖人心可服而不
幸六七并來世故多端一任羣下之奔競拯救方便
之策無出休養生息四字獨奈金字鎮之有罪煦濡
作一未了之業徃在庚子春樂純之見黷也大臣與
開始末渠以大臣之子在通列矣伊時甄用故相蓋

鎮敵撼之黨議則渠豈無荷杖之之計乎擬即似出於市息乘送不幾於偷鈴此猶屬兒少迷藏之習而西申師翰之獄朝家恭默中臨決是誠不忍言不忍道而渠忽以治此微焉頌功德之資發尊号之議欺君瞞父啓草已成渠雖急於掩迹寧忍為此巨則之事乎予果招詰其故嚴加呵斥如有一分省覺更安敢抗顏進席而自同乎人殆若無故見過甚至日前行政違宵困我而力抗之此無它朝廷不廷是也一世亦可欺也往古來今煦濡如宇鎮養禍如宇鎮而任其滋長莫可救藥則因子小不忍而貽渠家無恨

狼貝珠非從前眷遇領府之意而額網罟俗將無一變之效前叅議金字鎮丞施削版○知敦寧俞彥鏞疏略以宇鎮請罪事憲疏堂劄拈出一二政注之失挽入千萬不當之人噫臣與宇鎮冰炭燕越人孰不知則忽以一時作僚強合捏引把作攻臣之奇貨至於通清一事不可姻親之累廢却公議果擬始進所謂求媚者媚於何人云云批付之一晒○常溪君湛死命初終諸具自如需司舉行勿用近宗例依親王孫例磨鍊成服日遣內侍致祭襲斂匹緘依判下輸送○王大妃殿諶教略女君之干與朝廷事非美事

也雖尋常事婦女不可參論况朝廷大事乎然當此宗國將亡之時目見聖躬之孤危國勢之岌岌若守區區小嫌終無一言則非但為宗社之罪人先大王在天之靈將以為何如也推茲之舉全出於為宗社為保聖躬以明大義也丙丁以後倫綱數絕變恆屬生至于己亥亥送國榮敢懷叵測之心主上春鼎盛而乃敢沮渴儲嗣之大計以常溪君為原豈稱以假東宮肆發函論不啻狼藉主上明斯洞燭其罪惡而屏黜之禍色難若小緩國榮之玄謀亟急夜夜激致常溪於渠家廣布財貨締結無識鄙悖之類要在乎

吸故未亡人不得已布示該教以廣儲嗣之道曉諭朝廷國榮玄謀遂不得售矣皇天篤佑陟降陰陽歲在壬寅元良誕降實是宗社無疆之慶時國勢以磐恭千萬夢寐之外遭五月之變哀痛慘切之外言念國勢罔涯同涯猶有一分企待之地晝夜顙祝矣意外又見九月之喪一宮嬪之喪未必驚動為宗社關係甚重兩次喪症形凡百自初恡底至於此境思之臆塞膽掉無一時生世之念未亡人自九月廢常膳不以生人自居粟米飲標其日子盡為封置雖以進御為言於大殿而此亦不進目下病勢實難支存

聞領相起廢於數十年之後復登廊廟其所以報先
朝再生之恩酬當守眷眈之意政在於扶國勢明義
理以安宗社以保聖躬而尚此無聞豈不訝惑乎即
今人心世道無異於夷狄禽獸將至不知有君臣父
子之義今日朝廷無非世祿之臣亦莫不厚被國恩
而自大臣以下無一人為宗國明大義如予之深處
宮中者雖無知識頓覺心骨之俱寒近則病益昏沉
此際聞常溪不意妖死憂虞雖似少行大義之不明
倫綱之蔑如固無間於生死國勢之孤危如此國可
以保存乎此輩前後凶詐極其狼藉形迹畢露而主

上至仁至慈愛惜敷睦每事庇宥隨處箴匿使不得
言故諺教正書已至屢次每欲傳示而以主上之懇
挽至今忍耐未亡人之病日漸沉綿昨今日來尤難
扶持主上日夜勸之以回心而未亡人所秉執將以
明大義而討君讐國賊保我國家則歸之日猶生之
年予之一言若有補於國家則湯劑常膳亦豈一向
停進乎未亡人聞之明聖大妃以私親之事尚臨於
熙政堂而痛哭仁元聖后於先朝壬申以却膳辭位
之事臨於宣化門而下教於百僚今日旺勢之危且
急者比之兩大妃殿時矣特勸哭臨門而已乎未亡

人一縷未絕之前不忍束手冥然矣封置湯劑今皆
還下常膳亦為退却僅收精神諫教草草書下而
哽咽不能盡布其詳覽之諒予未亡人之一段苦心
庶無限矣又該教曰此該教非大臣之所可獨見勿
論誰某有討君讐國賊者予病即瘳不然則予雖庸
劣謹當遵行兩大妃之事此意傳之○大臣奉該教
請對命還入以三司新啓口傳下教曰八字所不此
啓辭三司所見處燒火○賓廳啓于王大妃殿請進
湯劑該批今見啓辭討已無之物卿等之尋常如此
予之湯劑進御非卿等之所慮念○賓廳啓畧國榮

謂吐脉可圖大計可遏奇貨視湛潛結舅甥四字出
言至出德賊之疏昏夜招邀又在屏黜之後而榮斃
牖下德違肆市禍本之湛亦此容息若乃金字鎮者
陰為他日之地暗售固結之謀造成婚媾遙連聲氣
又况達湛之父以王室切近之親藉殿下至友之恩
藉其諸子給其色歲安知無窮凶之徒接踵而起視
為奇貨如榮德之於湛也先將國榮德相各施當律
達湛及禍湛之弟斷以大義字鎮亟允始請批昨批
卿等豈謂恐動乎今或食言能不覩面卿等何乃不
知予至於此痛歎痛歎予雖誠孝淺薄凡係承順不

敢毫忽而近日慈教曷嘗有割恩絕倫之彷彿於卿
等所臚列乎原啓一句如不刑改則予有自量守定
者卿等以何術奪予所守乎業以此意仰稟慈聖慈
聖不以為非之御等亦且體認使予孤露得保一庶
弟按以天理人情寧有二辭乎丁酉之事予雖不故
罪於國榮每一思之心肝摧抑不意今日又聞此言
啓語不若拔去一句則予亦何_{不意}今日又聞此言
領相全致仁慈教丁寧而君讐國賊尚未覈得臣等
之罪也上曰慈教雖如此初無軌迹之事五九月喪
度適然耳豈有如此之慮乎○三司啓請湛逞奪祠

絕之屬籍置之當律金字鎮嚴鞠批付丙○大臣三
司連日請對又率百官庭請下不忍聞之教又因兵
判請對令捕廳拿問逆湛漁屠覈出服毒根因○傳
曰明謙之罪可勝誅哉渠而奕世勲戚之家潛逞不
軌之謀致使王室至親將不得全保在予真是不反
兵之讐也大抵節次拂拭至欲擬於將任者非為渠
也為渠家也忽於昨年春繳緊入逆括至有內應之
計使賊璫送示四柱於洋海徃復書札至發於璫賊
文書而朝家特付非常情之科且念渠家別遣都事
從使官使之操切洋海於因聞回飭委官斯速收殺

使渠名字不騰鞠業在渠不啻萬死餘生今因以謙
之被逮渠名果出而魏遺事發問之際昨春內應與
四柱書送事渠既箇箇直招渠既為昨春內應之大
將則今為善復之紹介持次第事厚魏事紹介事不
足問真贓斷案政在內應一款賊帥當以軍律從事
鞠廳罪人明謙令三營將臣南門外大會軍民循示
梟首此蓋欲保公族大行誅討且為貧國恩而懷二
心者之戒○以金字鎖之罪惡尚可生出獄門乎渠
以院相之子朝家之所以湔拂而滌用之者果何如
也爵位尊且隆也恩寵優而渥渠乃忽若喪魂自絕

于天為上下之所擯棄渠有一分彞性則固當跼天
感地崩隕痛迫泥首乞命求死之不暇而反翱翔
朝班厚瞞一世自謂初無干犯陰幸暗中脫濕伊後
宮遶洞諭而昭晰之積費商壘坑坎而衽席之龍蛇
而赤子之渠亦人耳尤且泣血願贖而無乃難化者
狼性駸駸然啟於警視之科寧不痛哉然猶含垢薄
施劑版之典今因急書之出而渠之名字先入其中
囊木就鞠情節狼藉夫死生大矣與同死生之說既
登於度書婚事之勸與不勸姑無論既以本事互相
酬酢聽若尋常初不立迹作證又不向人自明且見

捕廳文案近宗服毒根回直接於渠之家姻家近宗
生前之言以為金家事出吾當死矣至曰某生則吾
生其死則吾死宋樂休躬聞而來告則在渠有死而
已况善復而質之招出而渠弟之逐日來往屏人囑
唆二字玄謀迫在朝夕渠供中顧瞻他日云云可謂
斷紫籍使渠不聞知叔司之典烏得免乎雖欲求生
於同赦可謂末如之何矣然以渠之地處苟賊堅之
躬犯寧忍置辟辟渠父不得保性命乎貸其一線之
喘似不至失刑且朝家於院相必不欲直施盤鈞罪
人金字鎮濟州牧大靜縣圖籬安置○傳曰罪人以

謙下送果川縣獄正刑推鞠撤罷○府啓申愷以卑
微之類為賊宇之爪牙勸成達湛之婚媾藉其權勢
圖占仕宦請鞠問泮儒趙相羽鄭遂龜立異賢闕之
疏至為割名之舉旨意叵測請鞠問批申愷事蟻虱
之徒不足問也趙相羽等事令該曹查問取招○大
臣三司百官庭請攝紳前啣館學儒生各陳疏請討
相或付丙或不賜批○傳曰閉閣政院知悉○諸臣
伏閣外請門閣仍允鞏請以承傳色下教曰軍号巡
監軍算子之不下三百年所無之事予將初行若聞
止請之言則當引接矣如是相持之際予心之悚然

反有甚於卿等卿等若後請即當開閣酬應公事受
常供何如是靳持乎嗚呼丁酉事之矯旨擅行尚此
引以為己罪伊後飲食起居不以平人自處卿等之
所知也况今番事無疑似彷彿之可以執言者此丁
酉不可同日而語而白白地勒斬世上天下寧有是
耶慈教縷縷予猶不奉承期於感回卿等之言寧或
聽施乎卿等於向違天心之教不信之尚可曰有臣
分乎到此予欲無言卿等將如何為計又教曰開閣
却膳何等非常之舉而卿等聽我顛顛卿等事果何
如也巡監軍軍号筆子之不下即國家所未有乙未

代聽時先朝下教卿等亦當承聞尚可如是相持乎
予之悚然者恐負先朝付畀之重到今有難領藉於
卿等朝著一空猶屬餘事大臣卿宰閣臣承旨三司
諸臣並罷職軍号以昨日軍号用之巡監軍以昨日
受點人受牌○大臣以下以負罪臣連日劄疏傳曰
大臣雖不念國勢之岌紫予亦豈可從以坐視殆若
戲劇之事乎雖欲後請入來然後可以停當大臣以
下罷職傳教並還杖此何等時也如是玩愒太沒警
動之意今日國事城無如何矣往古來今豈有如此
非常之舉而大臣以下舉措顯有拖到時日意一日

二字不敢言國將何以為國乎傳曰閭門長閉常供承却
而病不得診察以令國事卿等如是玩愒近日為卿
等所用恐有聞之教不忍之虐以此較被義理孰重孰
輕如以復請二字為言即當引見傳曰復請一款卿
等今見承從卿等以下先令退去閉閭却膳傳教亦
為還收○三司啓請送甚追奪網施以當律諸弟島
置兩司啓請寢宇鎮酌處因前設鞫依律處斷○百
官軍民吏胥市井民人等疏并例批○命大臣以下
入侍領相金致仁啓相罪闕宗社舉國聲討三尺至
嚴非臣等所可依昂而閉閭却膳已至四日聖候文

寧湯諺不忍聞之教連續而下到此地頭他不暇顧
已以宿啓初請之律仰達矣相姑先減死耽羅圍籬
安置諸子並出置何如上曰卿等之降等陳請出於
萬不獲已以予本意此亦不忍允從而此又靳持不
但止泊無期卿等既體予意予亦難一味邁邁外此
節日間事自有裁量為先依施致仁曰送湛追奪削
籍何如上曰北上款事猶屬總切一伸公法無妨於
私恩姑先依施○討逆領教文藝提李以刑曹罪人
趙相羽等原情傳曰趙相羽年前疏事既渠首設則
今番立異豈有他意然則此招之施及曰彼曰吾難

免黨私之歸放送仍令停舉○都承旨沈豐之疏略
往在甲辰七月臣在重銓而長銓趙時俊也三銓金
宇鎮也厨院副提舉之望忽以逢湛首舉臣則全然
不知點下之後始得見瞳然駭惑已無及矣到今逢
湛罪狀彰露之後其敢曰無罪而晏然乎湛之為逢
已判於已矣之後以何心賜肆然舉擬待以無故之
近宗也云云批御雖急於立跡作證何不致慎有此
云云伊浚之檢擬蓋因對揚以此聲罪宇鎮猶不服
况其他乎○以平安兵營賤啓之閑封命兵使蔡濟
恭削職以同議閑文之故為愆期監司趙俊安北還

竄○兵曹草記各軍門將校書吏之待令於政院朝
紙所出外闕內之動靜錄出飛報於大將稱曰聞見
此規未知勦在何時而復賊之在訓局尤有甚焉此
浚各別釐革如有犯者將臣重勘校吏嚴繩事傳曰
而謂聞見之飛報罪在伺察御之草記極為得體在
所痛禁自今永革此弊或有犯科者依草記勦律來
頭守法專係都相之檢飭從事官則無非出入三司
之人凡有所欲言何憚而不為乎亦令知悉○次對
大臣請親臨受賀上以不忍臨殿親受為教只許躬
進致詞於王大妃殿大臣仍請王大妃殿上号上曰

予意亦然辭語之間微及此事慈心免免焉下情甚
抑鬱矣大臣又請自內仰勉○領相金致仁啓近日
以來訛言肆行專以臣身為言此必有暗地白做以
為疑難之計云上曰惡卿者欲問我君臣而然以此
舉措須布朝紙使中外曉然知之可也○內侍射時
命曉諭內外把守將卒等今番巨衅不幸出於元戎
爾以前日將幕之間必多疑恐爾等平日宅心但知
有國而已自上豈可不置之腹心又有一件曉告之
事自丙丁以來流言蜚語先為盛行此皆不逞之徒
所為也以今言之外間喧騰之說不一而足以為大

臣謹白罷侍衛軍兵自奎章閣別軍職內三廳壯勇
挾鞏軍以至傳命司謁中官皆將請罷云此皆惡大
臣害國家之言爾等勿為浮言所動也○都承旨李
秉模入侍上曰近以尊號事縷縷仰請慈殿無意勉
從謹考先朝守印日記以上號事一次賓啓於大朝
仍即率百官庭請於東朝始蒙允俞此意傳于大臣
也賓廳啓批慈教若曰今番詔教之書下以予平日
所執宜欲行此非常之事而一則為國家二則為國
家然猶自顧悚忽或恐有違於先大王遺意今茲云
云之說此何為也為教予因以大同之興頌且况乙

丙以汝宗國之得有今日是誰之賜也宜舉揄揚之
禮而每因慈教之撫謙未克始請今又豈可靳許之
意縷縷力陳慈旨堅定訖未感回到今卿等積誠四
聽之方無出於退遵丁卯故事予方更為躬請期於
勉回矣○命祠與諸子並移置江華大臣聯劄批忍
令在涉鯨濤致或中道奄然初何心而牢拒於聲旬
之請乎沁濟島則一也眷屬挈去自在移置之中此
非次律而何亦非諸子島置而何至於先期治送予
則積有思量到今公法私恩兩伸無妨在卿等體國
之義豈可一直煩縷乎近來廷臣之劾勅即一難醫

之俗茲事將須為盡分艱難為欠誠聖人曰事君盡
禮人為以諂予為卿等誦之○政院啓祠之自遠島
而為近島之置以近島而為全家之聚依然若貴价
別使之行妻子僕妾左提右挈近聞都人之言於其
搬運也馱載相續騶從填咽錢穀饌需幾傾田婦之
箠服飾玩殆如出宮之初轎者幾人騎者幾人蒼
頭女隸又不知為幾人物色之華盛無與倫比中使
為之護送掖隸為之檢行云不料恩施之濫至於此
極云云還給

丁未

十一年正月戶判趙瑛疏略達湛之再改名也其所擬定與臣名字不孝相同云既聞之後痛惋益切請改名以敬許之○以其純搆誣李潤彬柳孝源事因兵判請勘命限死嚴棍濟州牧定配廳首曹學臣以排衆告訐之罪明川府定配○戶判趙瑛入侍請究曩醫媼不許辭職乞退○頌相金致仁啓陞擢可令人姑未擬議而宋載經之向來改注太無漸次致有一場紛撓而其實出於對揚且其為人牢確有守臣則每以為可仗之人矣上曰卿言然矣伊時事果無漸次對揚之舉反歸壘閩尚今既咄咄此不但見

知於宮啣所以至今不棄者專在乙丙趨向况年滿七十沉屈亟卿誠有不可陞擢調用可也傳曰還朝已四日納符已四日待命已四日留待之命亦已四日而如斬別般從弱者予意有在此重臣間閱百千劫革脫鬼閻勉出之際不欲驅督反致迫阨之境朝家之於重臣可謂曲為之地然半日還英稱以待罪極為未安知事蔡濟恭使之肅謝後詰問○傳曰重臣之來待選英何關於承宣而忽地緣故出耶重臣若入協陽門則承宣又將尋鄉乎事極瞠然右承旨洪仁浩連差○加上王大妃殿尊曰明宣○敵納權

恢疏畧昨身陞序榜眼一出倖占者太半是宰相家
年少子弟未離家學之類敢為生色容悅之資通讀
一委下吏賄賂公行大司成洪檢宜施譴削讀通榜
目並勿施焉批榜眼勿施事宰相子弟之倖占則父
兄之罪而斷以行私事近臆決間亦豈無實才削全
榜過矣○院啓正言金趙時偉護法翰賊全昧滅親
指揮馨疏莫掩嘗試向在邦慶之時章奏之上力遏
慶忤等語五月喪度之後潛囑其兄沮戲葬地云云
批以擬帥聲罪則尚云晚矣護法翰賊昨秋脫空指
揮馨疏太沒摸擬邦慶時一段此何等干犯而豈可

以風傳如是為言乎大抵渠之取此莫非自取字鎮
之致此亦渠所使以深地處早絕字鎮寧有命登於
請討字鎮之疏啓乎即此罪累一苗有大懲創然後
諸凡出入近密辱被恩造者皆知如彼為死不如彼
為生之道以不但生道殺人亦出為渠家之意所可
嗟惜者使渠無累之兄不得從宦所請律名依施源慶
府○領相金致仁等劄請寢金龜柱罪案又周之命
批赦書文書中抹下但欲去其名於徒流案也非丹
書非鞠案則元無相妨之事○左相李福源右相金
煜勉副卜相加卜戶判趙璣落點右相趙璣○行朝叅府

府啓趙時偉事上曰始啓雖體重大臣本自可否領
相之意如何金致仁曰此事自產室聽拖至卅朔之
時問卷之言已多訝惑壬秋大慶一種議論諱言邦
慶二字凡於章疏言語之間有若設禁大小同憤莫
不致疑於一處而不敢言昨年喪變後墓山沮戲事
又出則追思諱慶之事人心轉益憤鬱及至九月舉
世疑懼之言崩騰喧藉有耳皆聞言根既未知出處
官禁事秘又無以詳知故只腐心緘口矣東朝該教
下下人皆以為向來行言之不為無實此一段之明
有真贓至有溯源致疑之論始啓之出似由於此急

殿下教無一字泛下其後遂微如合符節綢繆字鎮
圖占戎權在渠特薄細與之連腸接肚為願瞻他日
之訃者豈不萬萬出怕乎至若吃喝重臣之語定難
太早之說臣亦以行言聞而邦慶日諸卿宰之顛倒
八闕也一王子之生胡大事而如是份撓云云非始
啓中疏論而其時同為傳播此不必緘問趙時偉一
番嚴問則渠豈敢終始隱諱乎上曰始啓上款重臣
呈疏時渠非承宣又非兵堂云此則便是脫空下款
太早云云亦沒模捉今難鞫問渠必自明緘問臺臣
臺臣亦當歸之國言國言何以覈根卿亦聞於行言

行言亦何以倒底溯源乎卿之筵羹益聞其所不聞
而事既至此豈可不聞不決因循度日乎一言蔽曰
何以得此為先絕島安置驗甲○府啓正言李文德
之罪可勝誅哉昨夏慕所議定時人情惟願卜吉而
渠而後惜田宅之心敢懷謀避葬地之計暗托時偉
轉囑其兄至以不敢引之說登於筵羹是可萌心發
口者乎渠維無識武夫苟有秉彜豈忍沮戲於莫重
之地乎請施屏為罪州亦師蕃木以賤孽素稱富饒
有妓妾所生女前掌令鄭濡貪其財貨取為家婦宜
刊削批李文德事豈可置黜昧拿問後勘罪鄭濡事

亦為拿問○府啓持平金逆湛服毒根因係於連婢
而妄加治盜之刑遂至徑斃鉤覈路絕請其時捕將
趙圭鎮削職批厥囚年老致斃似非捕將之罪○判
禁金鍾正請對言龍仁人李匡運來言欲以早呈儲
位上疏云既聞凶言不敢不達傳曰戊申黃燭疏後
深夜親鞫况此事乎親鞫為之鞫匡運以大逆徒業
正刑干連韓系定配○二月吏曹草記天安郡守洪
彥慶呈狀以為文孝世子喪變症勢怪底竟至此境
君文之讐賊尚未究覈矣身以官司鴛僚即不能碎
首格天又不能殉身盡分讐賊未沒之前無非臣自

自處之日云云傳曰然則曾叨宮啣者皆將自劃乎
當初投紱既甚幸當送後呈狀太涉寔兀嚴飭下送
以廢節不為下○以李文德供辭命問啓于前正言
去即其地定配柳畊所據以為李文德狂奔疾走求見大臣都監堂
上沮戲圖免之說暗托轉囑之舉大臣諸宰之所目
見閭巷輿僮之所耳聞而晝宵出沒於俊偉之間竟
有趙時俊送奏云云傳曰所對猶不別白本事關係
何如而如是囹圄孰乎曰有目擊大臣果自親聞於
目擊之人乎目擊者為誰耳聞於何處更為問啓○
前正言柳畊再次問啓所懷墓所卜告之時李文德

求見判府事李福源有多般沮頌大臣斥退又見都
監堂上朴明源以為此是九世相傳之地年前以墓
所事云云而洪奉朝賀以此不為卜用不勝感戴云
至於暗囑一款趙時俊初非看審之人而其言若此
不問可知云云傳曰當下教矣○屢遣亞卿正卿勉
出右相趙璪璪辭以有所執待命縣獄○謁元陵右
相趙璪待罪路次促命肅拜終不應命屢下嚴教璪
請以前啣入侍許之上親換命召至再三璪受而出
復使錄事還納政院○傳曰右相事到今誠無之何
矣有國則有軀統筵席舉措已極寒心昨於還宮後

深夜留門更遣史官傳授命名時憩樓院店舍欲尋
鄉俟勸命名既不祗受又不還納使啣命之臣持命
名彷徨道路所謂國體自今右相壞了大抵亞御傳
諭之遣趙璘出家人視之意而以此為不安之端故
旋命叔還續遣承旨史官敦迫者不知為幾十次免
冠席藁於田畝泥塗之中並與迎送之禮而廢却竟
以前御人侍自方以山林去就親授命名手納御座
數畧相持觀聽眩惑今則四面轉至葛藤國體益就
虧損難以命名一事言之相臣受符自申文忠始于
今幾百年豈有如此怪底處義乎右議政趙璘罷職

○大提學金鍾秀縣道疏畧有文衡則兩館提學自
銓曹不得擅通文苑故事也前月政眼有提學新通
之舉而臣不與聞文苑故事自臣打壞云云批銓官
事誠有不審於御何有○傳曰主簿朴準源女子定
婚○西清君煜請對言有人押函書於門窓而去大
成李在學又請對言食堂廣窓有匿名書云令捕廳
跟捕○命前右相趙璘叙用復持命縣微屢諭不出
傳曰使此大臣有此干犯莫非予誠不見乎言不見
信之致自願驛然三百年相傳之權綱不忍以一大
臣任其壞了右相趙璘削奪門黜○傳曰削黜罪人

趙敞放給牒叙用○命判府事趙敞入侍傳曰今遣
見趙判府登筵不就大臣座亦不問候樓樓千萬言
無非復申前說且以退之一字把作鉄限語到極處
聲淚俱發所見悶然以向來勉出之教多有不敢聞
兼為難安之端前後別諭並還收此蓋盡予敬禮欲
挽長注之志政院知悉敞遂退後直出城外○傳曰
近日朝臣占便成習至若武弁戎裝中馬鞭所以策
馬非為扶步而昔在先朝痛禁鞭子之體大者又無
得過長近來則別軍職宣傳官革軀幹不及鞭長且
年後弱之類之各執一大笏名之曰鞭子立則倚身

行則支肱所見極為不似甚至月覲門隨駕時無不
杖笏於駕前此亦紀綱所在此後武臣鞭子幹長者
嚴禁近聞戎裝糜費輒說宣傳官之效別軍職軍職
新除有例頒之軍服宣傳則但當隨力造着何必備
大緞甲紗單紗三等之品乎雖紗着冬令紗着夏節
豈關師律乎亦為申飭且以章服言之文蔭之綠草
即侈糜之大者未踰數日便即裂弊甚至近日並與
內供而用綃武臣亦從而效之豈非暴殄乎前此綠
綃之所用只是司馬之鶯衫典樂之公服而已此則
必禁乃已此意令文蔭武堂下官知悉○傳曰宣武

祠節祭行於去夜召見皇朝人及卅和臣子孫近俗
清漪春秋大義無地可譜三學士子孫中洪忠翼之
孫無在籍者銓曹知悉深河一役永有辭於天下後
世每閱遼東白遺傳一讀一涕雖在百載之下勳勳
有生氣聞其安靈之所在鉄原地顯廟丁未賜額歲
甲云田架增曠感遣承旨致祭自今先正宋時烈子
孫亦許進參於聖拜之禮○御製領敦寧洪樂性左
相李在恊畫像贊令給本家命八閤臣吳載純像本
題其上以改号曰愚不及齋蓋曾有醇庵之賜号也
○傳曰夙聞其所存昨年見所編冊子尤覺不爽所

知所薦雖非其人先正文正獨非全自點之所薦乎
前暨役泉煖箕到今別無更抄之舉仍為叔用事令
大臣知悉○四月右相俞壽鎬啓言臣在西藩時得
見沈樂殊疏本其中朝廷之上漢賊莫分措紳之間
忠逆相混之語殆若驅一世而為賊為逆之科不可
置之請削職允之○應教趙濟魯疏略臣於頃者伏
奉聖策恭惟我先大王五十年威德實在建極二字
而亦惟一二輔弼之臣至誠對揚需覲臨御以來繼
志之念雖切而承佐無人祛黨之教徒勤而傾軋猶
前許以峻論則隱然居之語及蕩平則儼然掩之其

視先朝協贊之臣不啻相反夫今日廷臣俱是奕世
喬木之家而復呈前日已革之習甘背前人所藉之
義臣以此意對策略倖說去若其所謂孰非先朝之
舊臣又孰非子若孫云者觀於孰非二字可見命意
之非專指一人相臣之執此芥滯曹所不意又况大
僚先臣即臣所謂先朝輔弼中一人何嘗有一毫侵
及之意而無端演出對策中所無知徃世作相四字
獨自擔當有若辱先者未知何許喜事者倡此苛摘
之論云云批不待甬言自當解惑○儒生殿講諸生
引義不赴傳曰今日事可謂今古所無之之度恠也

西齋儒生之忽然抵死不欲赴舉於今日朝廷誠有
不可度者齋任中沈象奎予嘗認以故人稚子焉敢
隨衆謀免守使子任地處無異於戚畹且卿相子弟
尤有別焉懲瘴之舉先從貴近始匿置家中不令赴
試其罪合施重辟守禦使徐有寧中道付處星火押
付豐川命首倡儒生自首成均館草記進士李春寧
以孟送未討不欲抗顏塲屋呈尊太學以自今年不
為應舉為言故首倡自首云傳曰所執維萬幸當
諸生推諉之時挺身自首其心足云可尚昨日事毋
論自劃與規避終無自首豈非幸者寧之罪人乎○

左相李在恊奏曰故相臣李宗城當賊臣尚魯勢張
之時聞有後宮就館之期其時彈論左右迭葢而不
少顧念來留江郊問翁主之生然後始為還鄉厥後
選奏危忠孤節可質神明先朝亦為之動容感歎向
來改謚命下之後尚不舉行今弘文館趙連為之何
如上曰人必以卿此言謂出於偏私而難以全鍾秀
之峻論無異論矣李文源之擢用亦以故相李輔天
子故也依施在恊曰故參判李彛章文學經術政事
才猷見推一世而沉於時不得大用况其樹立之卓
然無愧古人而戒飭子弟禁不得言故知之者亦歎

矣林德躋則贈爵贈謚而以宰臣之見漏誠為缺典
迨贈正卿仍令賜謚宜矣允之○五月傳曰茂山胡
相德事令人至今歎賞蹈海之忠無愧古人後孫之
收錄付料已有先朝成命豈不遵守聖意胡氏後孫
如無見授祿窠不待下教直為付料定試施行○兵
判金履素請對言豐壤人李福運前臺臣翼運之四
寸來見臣袖出一書封曰吾有二子居在堤川墓下
一名儒逸一名儒迪與數里許漢浦居金東喆東翼
相親一日東喆之七寸兒名松大者見儒迪以東喆
兄弟之意忽發函言儒迪乃往探東翼則又發不道

之言此書即儒迪以東翼輩云言書報于臣者云云
命自王府葢捕推鞠○慶監抵書大臣以星州人郭
金兩人傳播妖言鄭監李泌問答之書名以鄭監錄
以此惑衆云大臣進奏上曰汝立之獄戊申之度皆
有此說不必驚動狀聞大臣與道伯相議決處○傳
曰武將無論文宰之時帶將任者輒輒肩輿之赴公
嘗以為非之况蔭帥乎且渠兄以文帥家置蓋輿先
朝至施付處若念伊時處分肩輿二字能不戰慄乎
愚濫之罪不可不懲司直金持黠越俸○傳曰館導
之此習猶申飭况閣導乎曠日輦路衛內內閣引陪

與館隸混同着笠自閣臣不畏法如此况具僚乎曰
此知便服赴公之事違越常式壞棄受教不但可駭
至於此人時帶臺職亦且冒犯直閣鄭大容削職此
此後閣臣之便服往來者當以違制論以此分付又
聞承宣之中退者亦於朝房改着便服云此亦朝綱
所關廟堂察飭○吏判望領相全致仁薦李文源宋
載徑左相李在協薦洪良浩鄭昌順互相持難傳曰
予於此大臣起自久聞界以元輔所期望在於整頓
綱鎮朝象而一則詢茲老成一則取其通鍊今日事
大非所知中外之不識裡面者必曰此大臣未能脫

洒於名目間似未必大臣本情而抑將何說以解乎
至於本事予難獨非於此大臣大抵耦用之過弊甚
偏用名號由此屑越貽累世道事既葛藤轉至煩聒
則以大臣體國之誠何不思彌綸之方也責備之道
先自元輔頌議致金致仁免相○特除吳載純為吏
判○以察理使尋時有狀啓命議罪人分等當否於
大臣右相俞彥鎬以為金東喆東翼金聲沃憑藉柳
得謙鄭武重之函言函出指日舉事之說密唱騷說
至有東翼為東伯鄭鎮暈為原判之說柳得謙島中
之語權世洩龍蛇之識萬萬叵則云云傳曰東喆東

翼得謙武重聲沃鎮暈察理使各於地方大張軍威
泉示警衆其餘于連諸人分輕重的處○因利城前
主簿李楹疏立碑咸興歸洞洞翼祖舊墓○謁明陵
還至高陽郡設科取崔履亨等四人○義興民金采
有以運穀事潛入鍾閣無時打鐘傳曰常觀實錄考
出始知鐘之製置本意置鐘凡三處一曰先化門即
今鮒魚橋鐘閣也二曰鍾街島今閣鐘也三曰鍾峴
今則鍾不存而只傳峴名京鄉士民之有切究者皆
許撞此鍾鍾聲出典鍾者執奏故事即然而民習不
古踰濫日甚鍾遂廢矣鍾廢後閣門闕門設年鼓代

鐘記昔先朝有撞午鼓者伊時下教予亦仰聆今番
撞鐘者其在爰禮之義不可以廢常論但以本朝之
非四件治之○親受御製進書傳曰御製詩文之十
年一帙今日告完六十卷二件之校正其勞不些四
年之內仕日恰近千日校正閣臣吳○○徐浩修李
秉模加資金憲鄭大容鹿皮賜徐命膺蔡濟恭在
先朝掌編次逮于御極又叨時任今該曹食物輸送
故奉朝賀元景夏李誥輔故判書趙明履卽先朝御
製編次之臣也遣禮官致祭編摩之勞實賴此閣臣
之力况資益啓沃可謂真學士今日進書惜不使故

直學見之豈可無示意之舉故直提學鄭志儉家遣
閣屬致祭○九月以中宮殿產期臨迫藥院請對請
設產室廳傳曰今番先期設廳或壬申年亦於九月
二十二日之後始許提調並直矣今聞縷縷陳請亦
有難拒之端設廳日子以念間推擇○頒禁役申禁
節日○十月傳曰京兆尹甬單之降資書呈也許令
捧八已示不固拒之意古今猶有以大匡還拜正御
而行公者判尹李文源賀資以資憲施行○正言金
遇國疏畧尹蕃東渠以奴事學謙伯中養厚之人力
斥扶義之血疏則曰更看將來右袒作賊之逆帥則

敢為無故被論言出司直罪闕黨與今無自新之迹
據致彼便之引遂掌銓柄渠若感畏法則乃以韓用
中舉擬寢即惟彼韓翼暮沮戲代理之罪編書收載
其孫之初仕收檢殆若無故大臣長孫收用者然著
東眼中亦有明義錄乎金鍾正亦以釁累之縱身帶
金吾之長既聞劇賊同測之言至有避身內舍而不
為急急結待忙忙入告而趨且猶豫任其逸奔晚後
發告跡涉罪免至如金履成持論行己本自陰秘以
渠地處釋褐十年循例陞六亦不舉論於臺進濫廁
堂錄而為猾之習讐視義理敢於對策之文扼說明

義錄義理箴揚捍闢如潮如海或曰恩讐或曰公私
張皇為說必欲毀是書而後已吁亦巧且惡矣臣謂
尹著東刊改清顯仍施島配金鍾正屏高金履成屏
高為宜批都是因機傾軋豈可循例賜批乎○傳曰
頌軋之習敢售今日乎朝家之徒甄一念可透金石
金遇國獨不知乎重臣尹著東金鍾正事一筆句斷
下語崕巖似此習氣不欲正視一筮仕備擬何如是
吹覓乎至於金履成之對策予所嘉尚而賜批者以
此遭殫誠冤矣且予近觀其人果好之欲用之雖有
遇國十輩何拘於滄沸大抵無彼無此無甲無乙無

一見枳無一不遂舉一國咸鑄樂育之中即予一副
當苦心血誠如遇國者豈可待以言官亟施譴削○
傳曰為小民除瘼恤隱即徇述之一事初元頒令先
正宮房侵虐民間之弊所謂元結與折受免稅之屬
於度支者皆自度支捧給仍革直納之規如是則實
效及於小民然後可以有辭而今也反是此非有司
之罪乎丙申初宮房折受之出稅還屬度支者殆近
三萬結伊時度支未聞有食效之勢反不如未出稅
之時難以未出稅處言之多有積年未給處云此豈
民邑不納而然然則度支用公賦乎下屬作奸乎執

此寃之曹屬之操縱必無減於往時宮屬所謂令廟
堂嚴查立法○十一月傳曰明日誕辰又豈可闕祭
戚屬無異宦寺深輩豈有處義曰生曰死一聽處分
近來似此地處之如是逡巡蓋舊氣不挫宿災不熄
之致濟用主簿金用柱今日丙肅命此後萬一又踵
前習違命之誅家長當之無論此家彼家以戚臣為
名者以去就煩徹朝家則斷以當律豈可饒貸俾各
屏息俟命○傳曰凡令世家曲費恩造何如而豈有
若趙鎮宅手生之又生若深如生么麼庠製胡大事
也當刻內一邊出甫一邊補病其所躄躄依舊是乙

未以前習氣昨日草記非不欲嚴處而近慣見之無
足深責昨逢果有多少教示渠若有一分省覺泥首
鑽地未死不得可也烏敢揚揚若無故聚諸生會試
考券乎指渠作人之道莫如處分學校授趙鎮宅施
以刊削○傳曰不但乃弟之兄曩在曹選多賴稽古
之力以至御極先膺奎選潤色之功又最著觀於易
扁保晚可知其眷又可以知其年来不幸有遭罹令
聞長逝殊用嗟惜隱卒之典自可按例舉行而文衡
之行賓客皆令印行遺集以內帑物力助給况此奉
朝賀乎卒奉朝賀徐命膺子待闕服調用遺稿依故

閣臣黃景源例斯速印給○傳曰此重臣純是野樣
不可畊且為者為重臣準備語加以素昧世情未諳
幹旋任其冥適坐視瘡痍豈前此拔用之意吏曹判
書李文源今姑許遼○司直鄭民始疏略古人有言
主辱臣死况臣以宮僚事殿下幾年義則君臣恩實
父子如有效死之事臣當為先而一自夏賊之出倫
綱數矣義理塞矣荏苒時日一味因循忍見君父之
讐徒見物我之累至於明義一部漫漶之狎傲之更
無可讀之地况自昨冬慈教之頒下周歲之間又復
心泄寧有如許咄咄如臣者既不能伸討復之義孤

恩負國自陷不忠若因外藩之暫赴因作復進之因
緣則其前後兩載欺君負國之罪無所逃矣納符之
日略暴裏息云云例批

戊申

十二年司直姜世晃疏略臣簿有筆墨之技乙巳年
間長興文姓人來請其遠祖江城君私廟主聯臣果
漫書而應之曰泣玉珎於劍南切存社稷傳綿種於
海外澤被生民歲月浸久置之忘域今聞道川書院
宣額銘李重所傳以為御製懸板昨已捧揭云其文
曰卓忠孝於百代扶植綱常倡道學於東方樹五斯

文且聞規光人私言長興江城君私廟有柱聯揭板
或謂自上製下云噫虛荒誕妄乃至是耶亟加明覈
云云傳曰還給捧納承旨推考○判府事金煜啓今
番大政韓德厚據通侍從之望曾於年前故奉朝賀
洪鳳漢積費周旋使韓宗纘得通始望而終有忌憚
於公議旋又違白改正以鳳漢之氣勢亦且顧畏公
有如此則前吏判李文源以何識見以何氣力據通
於法從之望若是無難乎請韓德厚始望改正李文
源施以罷職上曰所奏雖出重名義之意改正與罷
職之請有難從施矣○領相金致仁啓戊申義兵將

朴敏雄首倡義兵將復清州合施褒贈又聞達賊聖
佐應希亮起兵入擾扶川本郡前倅金昂運時摘調
居蜜招舊校之投賊咸萬重者為內應夾攻斬賊昂
運終身不言誠可奇歎特命贈職宜矣允之特命子
孫調用○備邊司啓行司直李文源因大臣進奏自
賓廳便服出去舉措萬萬恠駭為先罷職今該府拿
勦允之傳曰名以重臣且識朝體發憤於大臣進奏
作此前所未有之駭舉雖欲照律豈有公堂脫袍之
法文乎莫曰酒之所使大臣予所敬禮賓廳亦非大
大之賓廳負犯如此何論情迹論其所犯合置重典

而該府既無當照之律時因李文源當勦律名令廟
當勦律名令廟堂相議勦定備邊司以為李文源舉
惜萬萬駭愕流配之典斷不可已傳曰依施甫川府○
傳曰皇明太祖高皇帝以戊申正月乙亥建_{甫川}有天下
之號舊甲重田日干又適在是月十二日當祗拜奉
室○傳曰往時事復官傳教已詳諭伊時親問專為
卞釋不意死於獄中伊日適值郊場犒饋至以傳樂
之舉詢問大臣予之不以罪人視之可知死者有知
可以感泣况子孫之心乎前後甄錄亦出特恩焉敢
敢趨且逡巡乎此意嚴飭張鉉國處○獻納金光岳

疏略銓曹政格有罪一銓官所可擅壞而日前三銓
獨政朴柱遇通清銓堂被劾停望而遽為復望金昂
國持平改通且待長銓獨自排擬吏議李集斗宜施
罷職不允○掌令吳翼煥疏略臣聞臺閣人主耳目
必湏直諫敢言之士庸資可否相濟之益夫言路之
壅閼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俗漸流漓人鮮朴忠請舉
痼弊論其一二即時論壞之也臺體掣之也何謂時
論壞之也殿下位子以來達耳怒不見於色非鱗之
誅不可於人而皆懷疑阻惟事苟容或有一言稍涉
忌諱親戚咎其妄登朝廷謂之生事甚至銓曹不復

檢擬苟非忠厚根性氣節超倫天賦為無益之狂言
甘為時論之所棄也何謂臺體掣之也古之諸臣乘
輿可巾宰相可叱青蒲可伏袞裾可牢人必貴適寵
科舉取人本非上策而斯為國家求賢之路唐宗親
選殆忘飢渴宋焚香願得忠孝在哲辟之求才盡誠
如是矣今科場所試詩賦表策設令取其出羣拔類
未必皆是賢才而科條之濶狹無常考試之疎略太
甚隔月旬制多是在家之作而或濫預於給分或許
赴於到記三年大比萬餘收卷有司考核數日輒了
親臨試士圻榜尤速殿下一任之而不可檢飭如其

得失亦曰有命天生萬物為用各殊但取一能皆可
適用若其全才從古罕有咎益不諭一職種蠱罔兼
數事苟使區別得宜各授當兇合而成切何事不濟
殿下用人不量其器一言補愆以為能一事違忤以
為咎補愆則付任踰涯違忤則責望過當徒有求備
之弊實無責效之意夫吶吶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
口者未必智違忤者未必悖補愆者未必忠故明主
不以意選士不以辭盡人誠心行之何求不得朋黨
之弊固由色目而末流之爭惟繫偏私凡今士族莫
非色目中人論議之外標榜膠固未易卒革然今日

之患不在色目色目是虛名偏係是實害實害既祛
則虛名雖存而不妨祛此之術莫若大公公則明明
則核實核實則知人知人則能官人雖有色目哲愚
自分孰敢黨私殿下志在鎮物政恢祛黨祛黨反涉
於抑制鎮物或近於包容包容之極好惡欠誠而反
側之釁多生於尊寵抑制之過舉措違理而勢利之
爭莫過於當路違理則偏係滋甚欠誠私意用事以
此鎮物物情不孚以此祛黨黨習不寢公唯絕私明
乃不疑既明宗害自祛何患色目之虛名也臣聞用
財有道莫如省費今邊上無飛輓之役域中少曠廢

之士而每歲經費輒患不足國計如此可謂寒心國
家糜費本在冗兵禁衛之宜屬兵曹守摠之當罷兵
營前後多有言者今又設壯勇衛別立營門多置旗
手其料布豈云少哉殿下內有禁軍武藝外有五營
將卒環衛不決綢繆甚固何患少兵乃為此冗長之
以廣糜費之路歟軍兵有賞所以激勵軍中可以勸
人今親臨試才賞賜過當一人所領受殆數十疋施
諸戰陣之間亦非薄約行於校閱之際寧不濫費乎
布大同出自黎庶是所謂生民膏血豈可以浪費乎
近歲脩葺之役雖不害民而宮掖之間途墜一新街

路之上材石猶存前後所費不翅幾倍於露臺凡若
此者日求去之毫釐以注莫不有益何患乏財賞罰
勸懲自國大柄一或輕重輒闕治亂今朝野少事士
無立功之會人鮮可紀之績苟非才能卓異只可循
資格杜濇澤而邦家慶禮部監營造暫為執事之列
者輒蒙招遷之恩出身科第者石職高資跬步可圖
叢迹蔭路者六品詞訟時日可得賞典雖頻人何以
勸官人當久於職次若非大有譴何不可輕加黜罰
而殿下求過太精施罰太嚴少有差謬輒皆遠推喉
院三司太同傳舍朝出夕入昨罷今叙辭教徒煩差

除無常是以革職罷官者內無愧悔之意外無惶盛之色若夫大臣去就尤異庶僚而或綏徑策免施即重畀或已施付處而中道便釋肩越如此將何所懲有國而恃紀綱已首倖鄧通侍戲殿上申屠嘉移檄數之神策小校衝犯前導而柳公綽驅馬杖之當時人主不以為罪今吏民則輕侮官長輒謀搆陷常賤則侵凌士夫便肆詬辱至於掖屬橫藉尤甚甚至中禁矯命索通符控捕廳院隸扶憾辱元於通衢紀綱如此將何所恃臣謂恩而或慢則制之以威威以不戢則申之以法操切掖隸以絕濫猾之源委任長吏

俾主生殺之權威惠相濟乃罔不治綱紀四方其在斯歟伏惟殿下天資聰睿聖學高明性命天人無微不至燭聲色遊田園或為累然猶道未交恭俗未於寢誠以智出庶物有輕待群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無知庶慎之意聘聰明則反涉自用察情偽則有近臆逞好臣所教而摧折之威或加於遠弗厭薄具僚而狎侮之旨或示於貴近且撫昇平之運常欠兢業之慮並進賢愚少任人致理之旨循守故常無居安思危之念臣竊惟務將順庶僚但事趨走任職者絕展才之望進言者懷見疑之憂進退惟命不暇自願於庶

隅容悅成習罔敢或輸其忠直致使聖明之世了無承佐之效自古豈有聰睿如殿下高明如殿下窮性命天之人源如殿下無聲色遊田之累如殿下而庶無叢睦治效茫然如今日者乎臣嘗中夜思惟滿腔憂憤云云批諸余敷陳甚根據當留念○次對上曰日前吳翼煥之疏意頗陰晦慘毒所謂包容之極好惡欠誠云者究其旨意則以為內宗惡之而外加包容之謂也其幾於姑且與之將欲害之者乎內外好惡之相反此宗季叔之君所不為雖陽開陰閉決不是之甚在敵以下猶不可遽加此等題目安有人君

而行如此事者乎上下諸条皆是影子而其精神脉絡在此數句語蓋積罪包容終至戕害好不在是昇竟殄滅予雖否德污不至此近來世道不靖未究厥由今以此疏見之前後紛紜專於聲下之如是看得故也是豈自辨必有使之為之者卿等須思矯革之方○修撰李洪載疏略即見吳翼煥疏有不勝驚憤者凡係袞闕官規固當明白說去而滿地張皇閃忽簸弄至若包容之極以下箴頤隱映用意陰慘外托圭枚內宗譏侮以雖非渠獨辦而萬萬叵測宜施屏齋批原疏之反其好惡滋長反側為說者語意叵測

予雖不誠豈忍以似此手段施之廷臣乎決非渠所
辨特為所誤耳姑施削職○左相李在協入侍言吳
翼煥之罪上以翼煥疏專攻領相而左相之懲討後
時下嚴教在協胥命後出城傳曰靖世道保世之至
誠苦心在廷臣僚幾領會然整勅也鎮靜也如春
生秋殺不可廢一今日國事謂整勅可乎鎮靜可乎
人之若免之迹朝有如沸之象臨朝發歎烏可已乎
蓋自趙時偉事出而含貸之過至於點昧人見互相
抵牾半世之是非歸正無期昨午以牖迷惑之方言
於大臣整勅之效予欲拭目而俟之予雖否德承先

王付畀之托夙夜兢兢以達極二字為繼述之一副
措範用舍點陟雖欲偏係得乎然而一事二事日征
月邁崖異為高致睽幸為能事一世之淫滑止泊無
所昨違以偕和同寅之義言於靜鎮之功予方拱手
而待之大抵對揚之責實係承佐之地而左相退
自違席屏處郊坰屢劾命召在予敬禮之道豈不積
誠勉出而予於左相實有慨惋者目下事之奏對宗
猶可屬之一時不審大拜周歲曷嘗語到刑政之不
章乎外此種種謹敵亦未免觀獵之思其負予大矣
今反敢迫大闕法紀左議政李在協施以罷職之典

○傳曰返旆尚遠右議政俞彥鎬許副○以御筆傳
于政院曰行知中樞府事蔡濟恭拜相○備忘記論
右相蔡濟恭以御筆授卿相職予豈私好於卿而有
是舉恭倚有素亦云晚矣卿須體予虛佇之意即即
肅命輔予寡昧弘濟時事○都承旨沈豐之以御筆
徵還之罪罷職吏判吳載純以下批政之不即舉行
罷職○右相蔡濟恭書啓令此千千萬萬不當之命
忽及於千千萬萬不當之身御筆燿煌仙樂前導似
此榮光載籍所未有心肝震越惟願速死批目下諸
臣舉措好發一笑以輩何足道何足道卿勿為念○

以負罪臣沈豐之等疏傳曰如是陳疏殆若力爭者
舉措萬萬駭愕多少說話姑並置之有一言可以牖
頑者再昨午九月二十二日傳教有立證而實言者
此後以重臣事復為提起則是以予言為不信不信
王言厥罪何居大抵生殺威福在於人君難於可滌
不可滌之事滌而用之猶不可以過中言况昭脫既
如此實證又如此此而看作當爭之事是無臣分也
寧不痛惡初欲拿覈姑且含忍竄配以下處分徒涉
屑越此疏自政院付丙此後更有以右相事陳疏者
當以不信王言之律論以此知悉○傳曰拜相何等

至重至慎之舉則寧有一分歇后前此間漫職任有
除輒致葛藤以是絕然不提起有若相忘而至於黃
孰之境今日之舉財度于中已積有年所再昨秋質
言之教為一轉之塔伊浚平閩之除為再轉之塔此
時此職即倘來節次諸臣之看作過舉争相紛聒何
其錯料之甚也况此大臣之終不坎坷諸臣亦未必
不知然則今日喉院玉堂事豈不近於應文乎用舍
之權決為不諸臣之所困倒如是教示乃懸法之意
先甲之令也○傳曰昨日之舉今日之教予意已詳
示之自大官言官以至庶僚百執事而又以祭右相

三字更有提說者是不信王言也先以此意傳于時
原任大臣俾即知委各司予當臨門親宣大臣教旨
大臣亦人臣也此時焉敢區區為引乎即為肅命事
遣承旨傳諭宣教慶所以延英門為之右相蔡濟恭
待命金吾更遣承旨史官促命八肅以注書金孝建
之不為進去具格因南閩仍配絕島濟恭又待命於
闕外連下傳諭以移驛迎來為教濟恭猶不出膺傳
曰若不八來當親臨卿待命處宣教濟恭始八來肅
拜上親授命召教旨○傳曰宣教禮成事歸安帖自
此朝象可占平恭昨今處分之承宣玉堂諸臣並分

棟○領相全致仁劄略殿下凡於所欲為之事或不
免徑庭直行至於今番事而極矣一有過舉力拒公
議從而嚴法設禁使不得有一言如是而國其不殆
乎不料聖明之世有此非常之舉云云批法所以禁
止當禁止處萬一拘於徇情嫌其力拒不敢出一言
叢一令烏在其制殺活敷造化也卿之陳規意固可
感惜其未盡斟酌○以右相事下洞諭綸音○傳曰
前左相李在恊叙用○三月表忠綸音略是年是月
卽先大王揚武勳亂之年若月也一係扶鼎則有故
奉朝賀崔奎瑞片言折獄則有故大司憲洪景輔故

叅判吳光運同時殉節則有忠愍公李鳳祥忠壯公
南延年贈叅判洪霖諸勳臣咸能恊籌奮旅亟蕩妖
氛故奉朝賀崔奎瑞海恩府院君吳命恒豐陵府院
君趙文命家遣禮官致祭蓋臣之褒常所承聆靈成
君朴文秀家一體致祭故大司憲洪景輔故叅判吳
光運錫以美謚清州表忠祠卽三臣並享之所卽其
祠賜祭叔錄其子孫忠壯之孫前叅奉聚五其祖遇
害時亦被賊刃創痕尚存俱年七十復見此歲事甚
稀貴特加一資彥成君金重萬錦陵郡朴彥健仁平
君李普焮韓原君李萬圃咸恩君李森花川君金洪

花原君權喜學等嫡長家各賜食物故監司黃璿夙
夜盡瘁卒保全嶺其死也國人至今悲其後孫調用
贈承旨慎溟翊以賊機通報營聞竟死賊手鄉人建
祠祀之令本官受香牲祭贈大司憲李述原以居昌
座首嘗賊而死祠名褒忠亦令就祠賜祭鎮川把搭
金天章清安別將張潭舉兵死於賊手其子孫訪問
錄用故全州判官李錫仁賊兵之到城拒守不納因
補啓有加資之命身故未施云加贈一階故倡義使
朴敏雄郡守金昂運才施貲贈之典而鎮川士人趙
重觀捕獲偽帥且聞其在世年過七十特施加資其

時出征將士之至今生存者倡義殉身之淚未褒揚
者今各部各道搜訪以聞勲臣之家有仁平家有火
官事甚稀異食物致之祭舉行時有故相李宗城倡
進對之議其功亦不可多讓晚來一着予雖不忍畢
說已有改謚之命申飭弘文館從速為之○次對入
侍領相金致仁曰向來李魯春之罪不過言議之反
戾尹得享之罪亦由赦右相一句語而倫音既下便
同皮不存之毛俞岳柱未知有甚委折而不過彈一
從臣五年絕島尚未蒙宥今當砥蕩之日宜有容恕
之道矣上曰俞岳柱不足深誅而李魯春則予有所

咄咄雖以右相事言之既討而還赦之甚可惡也尹
得孝之朝卷所奏別無關係而伊汝論列徐判府之
事似由沒地覺終身棄置亦未知隱當之處分李魯
春疏中句語有傳習慶卿等有知者乎司直李在簡
曰魯春疏中時字用夏賊殺得孝疏中語耳上曰非
但時字此外句語亦多傳襲矣○領相金致仁劄略
臣昏耄轉甚時日不久之事亦不能記李魯春所坐
只知由於尹得孝而遽有陳達及承聖教時覺伊時
聲討別有其罪短劄自列恭侯鈇鉞云云批遣退後
聞承宣轉對之語始詳知卿本意伊時卿在休退不

與朝事無恠乎乃爾大抵時之議大矣哉天有時令
之時國有明君之時聖人有時中之時一有背棄是
逆天也背棄也聖人之罪人也徑曰先時者殺無赦
不及時者殺無赦凡在含生之倫孰不知逆順之理
獨乃夏賊倡說時字於作逆之前為今日臣子者掇
拾其口氣至登於奏御文字乎前忽有李魯春者福
以自明妄投一疏不問何言何事卽其掇拾之罪肆
市猶輕律止島置者孰知渠愚駭僅俱形慙也仍以
造雲之律加施於夏賊者欲令逆臣知德艾其間事
狀大略如斯御聞此必當慨然怵然矣○傳曰劉漢

坤事臺批已下教渠雖卑微并不可置之黜昧之科
果是字鎮之婢夫平時俸之家客乎注擬之銓官宜
無不知之理必以此人獨政首擬果何故也不炊之
竈烟不出吏曹忝議李集斗處為先自政院問啓集
斗所懷以為臣於越時滯有戚誼所當深惡痛絕而
未效斷腕之義終有瓜田之嫌致此人言之同極惶
恐死罪至於劉漢坤擬望事伊日臨政初不致意只
考官案以窠職久勤循例揣擬而已此人即不識何
狀之人如知其與字滯為一介親信者則固當若况
而避嫌云云傳曰今日舉措特不殺威如格而已渠

亦人耳豈於有情之事如是實言乎上款不能斷腕
云云業已自服推以事理不必獨諱於下款劉漢坤
事到今不可勒加以欺罔之日自前念知渠人品雖
有鄉閭意思不至太燁燁蓋於近日病入骨髓人之
視渠渠之自處至於無奈之境渠對中瓜田云云渠
罪可謂渠自知之特從曠蕩付之昧爽以前分付出
送人言既如此本職違差劉漢坤字牧之任改差○
傳曰日前聞來敵先朝御畫老人取來奉玩寶墨揮
映分明是御畫聞其事蹟不宜泯然且見行步不踴
踴顏顏如五六十人又能立呼七絕細寫片幅甚奇

甚奇九十一歲朴昌烈景福將調用其子亦為付料
○四月嶺伯狀啓戊申從征壯士生存者及殉身未
寢人搜訪以聞事傳曰居昌故士人全鶴冷怒裂賊
貼募聚義兵贊畫假倖切節俱卓異贈掌憲故鄉吏
慎光世慎錫顯慎德顯慎致勤一鄉四人忠勞俱著
贈卽署故士人李遇恭身為先鋒生擒熊亮坤三賊
未叅勲券可惜特施贈秩之典星州善山從征壯士
生存七人並施賞加○傳曰舉措自舉措事勢肅川
府竄配罪人李之源特放○傳曰故叅議柳非鉉故
正郎權萬倡義鼓獎士氣且其檄文人多傳誦云何

聞之晚也今日政加贈并鉉贈吏叅○傳曰召見司
壺奉事柳範休初則只知為柳非鉉之孫因言端始
聞之又問其父名字其人果是範休之父此人自學
行為鄉中所推詡向來禮書校勘多有裨益之勞可
合收用詳聞於宰臣柳義養之所奏且况屢登道剡
者進士柳道源初仕卽為調用○持平朴瑞源疏略
向來李集斗處分至為嚴正渠之對供卽一黨逆斷
崇尚今假息惟當杜門訟愆而乃敢在家張樂登高
翫花揚眉吐氣肆然若氣豪意健者然此可謂有一
分臣節乎宜亟屏為傳曰近來朝廷風習寧不寒心

昨日宋民載攻閔鍾頭今日朴瑞源攻李集斗昨日
一人主攻吳翼煥今日一人主攻李魯春焚焚聒聒
擾擾攘攘輕重失序大小莫卞甚至二夏賊等說無
難書之此果何許貌樣乎憲疏中李集斗論列其迹
近於怒蟬其說殆若塗鴉如集斗之沒知覺豈足為
魑魅為鬼域乎無期切之威張樂豈為斷業除遊賞
之辰翫花何關於臣節似此言事當隨加勘處持平
朴瑞源罷職○吏判吳載純疏畧臣典故宰臣吳光
運有世所共知之世嫌今當議謚義不當與聞而本
曹舉行與叅坐有間龜勉冒當通值臨政日暮許多

狀文未遑閱視追聞其狀文有侵臣先臣者無論遣
辭之輕重臣之畧其尾跡莫非臣昏憤云云批先卿
之疏典故宰臣之疏非昨日今日之事則安往而忽
為自引乎且况以獨臺畧獨政下批過了許多日又
安往到今無端陳辭乎仍命特通○傳曰奉朝賀鄭
述祿即予春坊舊僚也又於甲辰渡設春坊首登講
席事亦稀有不幸有丙午事而周歲分司積有勞瘁
近以衰病無以供職才副懸車之請聞長逝之報甚
可惻傷其子待闋服調用令該曹擇給柩材○領相
金致仁甫命後人侍養日吳燬煥疏撥拾一字作為

頭腦其意叵測有不可掩至於好惡反側等說証蠶
聖德萬萬駭惋請為先皇配上曰臺臣譴削非輕律
也過此加等恐為後弊大抵好此惡彼惡甲好乙渠
豈能揣得陽護陰擠取姑與昏辟所不為言固安矣
情可惡矣罪止推罷亦足矣○校理鄭萬始疏略夏
賊之為劇遂不傳在於一時字李魯春之黨附夏賊
又不在於同一時字而近來章疏之間忽以一時字
劇遂之案有曰夏賊倡之魯春和翼煥附之殆若夏
賊之為遂只坐一時字者然且一儒臣之疏仇解憎
蟹此擬不倫云云傳曰扶覓字句搆勒成案本非朝

廷之美俗如吳翼煥一疏直不露姓名耳離間我君
臣疑眩其瞻聆段落旨趣明有指的而只以去教之
義只施削職况萬萬異於此乎斷章取議無心說去
者乃反看得太苛曰某字出於何人何句見於何書
傳而會之驅之於叵測之科是果成說乎大抵李洪
載疏中兩箇解字何嘗一毫割着於本文出處乎曾
見宋文正公送朱成人序曰昔有惡解姓者猶惡水
中蟹以惡解之義推之彼草間之蛛亦當愛之坡詩
亦云移怒水中蟹愛看屋上烏古人文字之不拘出
處乃爾誠如人之云云坡詩疵類姑無論先正之引

喻失當將加將黃乎非為洪載也此而泛視漫應
成案之習不勝其紛紜校理鄭萬始削職○今都摠
管尹蕃東疏略昨秋人言旨意遣辭一踵丙午前套
更觀將來一句語庚子甄叙宜即仰暴而嚴畏不敢
覲倭蓋當乙未冬遂憐出城胥命臣方待罪葺營以
有藥院條詛往見則憐賊方見原疏謄本葺自明之
語臣答以今日代聽允合典禮大臣當相率仰請而
未能出此致有軍啣之疏義理所關何敢義到於其
問乎仍即起來絕不與通此時酬酢蓋多傳播播紳
而人之抑勒必欲湛滅其口無故被論云者其時臣

面見而語言者有之赫蹄而往復者有之下臣司敗
當即卞暴臣於遂帥本無交分亦可自白養身之重
交相熟不能先斯中絕宗為臣沒身之累何敢自掩
厚謙則目不相知樂純叔侄則仇嫉最深云云批遂
席敷示何等反復

戊申下

五月館學儒生孟賢大疏請覈五九月之變且曰徑
殺連婢故絕根因則按查之捕將跡涉殊常力護藥
院敢諉不知則陳疏之儒臣抑獨何心天命脩短之
說非人臣所敢道者而彼李集斗敢以李謙彬首擬

於雄府右若償功酬勞者云云○持平崔守魯疏略
吳翼煥假托言事闕呈函疏滿紙張皇誣蠱聖躬求
言之教每發絲綸而黜諫誅忤之說此何指也建極
之治實出繼述而久誠遠理者何言也衛士新設捍
衛克備而必歸冗長掖隸禁抑飭教虔勤而敢肆譏
議至於二字妄言非但擬拾妄徒口氣必欲仇視國
邊徇打播紳凡其所言非鄉曲一賤品所可狎勦也
同情酬酢接跡繆參見者豈無其人勸成者當所
歸請令王府嚴囚南間待時設鞫且臣得聞傳說指
目有歸趙弘鎮名字至叢於在院承宣之口請一體

拿問批趙弘鎮事問啓于甫○持平崔守魯問啓臣
聞承旨南鶴聞曾於政院稠坐以為翼煥之切友即
任天常天常之切友乃趙弘鎮也噉出此疏者弘鎮
紹介勸成者天常云云傳曰對辭如此南鶴聞處問
啓伊時伊時酬酢參聞諸人使之指名自政院亦為
問啓傳於臺臣人使即自首○承旨南鶴聞問啓翼
煥函疏出後臣不幸與翼煥顏面稍熟居止相近其
所憤痛倍於他人若明知其疏之出處而不即陳聞
乃於院中倡說則是上犯欺天下歸妄言臣豈忍為
此臺臣既以為公堂稠會臣自倡言云則聞而傳之

於臺臣者必有其人若知其人臣當與之對質傳曰
持平崔守魯牌招以此意問啓○承旨南鶴聞疏略
吳翼煖節禍人家困之一妖逆也臣雖萬識決知其
非吉人正月望間臣適退食故家則同開敷三人乘
夕來訪翼煖亦提燈而至忽袖出一軸小紙曰近有
求言之教欲效一日之責今始搆出願試一覽臣捲
而還投曰窮鄉無勢之人世孰以言官責之不如已
之渠亦笑而應之及其疏本到院也臣與諸僚取來
展看滿紙荒說且極恠駭只就其論壯營一款願謂
座中曰此時復賊之餘論非今日所敢言者且下段

陳勉顯有訕侮之意仍與諸僚相議還則出送貽書
於渠使之刪改更呈則非但不聽反加愠怒乃欲論
斥臣身必呈乃已此是願末大略也其後堂疏一出
物議喧藉皆以為此疏趙和鎮主之任天常紹介云
當之者過生疑恟乃出死中求生之計謂以臣初既
叅涉反欲嫁禍一邊之人乃於院座攘臂大言云此
臣所憤鬱者云云批業已洞悉○太學儒生捲堂而
懷以為徑殺連婢閫外之重任復叨者趙圭鎮也數
行短疏不及字偉不叅庭請者李在簡也云云傳曰
近來儒疏無異臺章故畧是非怒之教今此捲堂之

舉無已過乎若此則搢紳間大過小音章甫都執
論彼始閣之任言責者將作蔑用之官况互擠相軋
出奴入主者未必非偏黨舊習者乎連婢之獄一訊
一招皆引傳教舉行七十垂死者之致命固其勢然
至若重臣事雖諉公議如報私怨傳東論執何太崖
疑為世道為士習決難泛者該儒生為先停學○刑
曹草記朴琮金鍾健朴瑀等瑞瑀即啓禧家人原情
云云成均博士玄杞指送宮墻外之罪請令該府拿
問傳曰朴瑀原情草送賊名字書以其某卽此一事
準法處斷在所不已金鍾健所捉書札中妄想二字

無關於渠不可以地處之偏仄成案放送玄杞刊籍
放逐本鄉○傳曰紀綱姑無論所謂體例格式漸益
蔑如以諸臣違牌事言之御宰以上試牌三違直捧
罷拿傳旨堂上以下在家違牌者亦有禁推之式况
今百僚怠慢之時須有申嚴之舉此後一一依古例
隨現直捧當勘傳旨○左叅贊金魯鎮逝草傳曰此
重臣自在宮違多被異數年來拔擢所期○六月禮
判徐有防疏略六倍之長何等峻秩而兄管大農弟
掌典禮心誠兢惶云云傳曰近來廉防過者近於屑
越不及者過於放倒六曹之長兄弟並據其二近有

已例古亦其例不一而足兄弟方伯之辭職亦以法
外之嫌責批至嚴况判堂乎禮判推考○司直李在
簡疏略儒生所以聲討臣者一曰不叅庭請一曰不
論字偉也末又結之以不忍聞不忍見之一句語臣
於再昨冬偶得奇疾半體不遂賓啓庭籲之日晨夕
擔舁進伏朝房自效沐浴之義此宗同朝之所共知
也五九月之慶諶教一下伏閭諸臣並被譴退而臣
則身在闕外獨未蒙勅乃忙陳短章卽是置覆難事
也事執體段有不暇拖及它說况臣舉字鎮素所斥
絕時滯則不滿大慶罪惡貫盈而臣陳疏之時未及

綻露姓名不登於白簡輿論未著於聲討遂觀先見
有媿古人今其為言有若舉國齊討而臣獨不論者
然云云例批○傳曰常於此重臣意有較訃於表襮
之病從前辭教往往迫切此無他不見諒於予也自
有近日遭罹一邊昭晰一邊勉督呵責變為慰藉亦
堪一笑大抵非送而為送非賊而為賊在下賤尚欲
曲加辨覈况重臣乎病不叅班雖作證左疏以代陳
其間不遠不論字滯事與字為隻已久之於滯伊時聲
罪不分明其兄猶叅庭請安慮上意或厭朝東暮西
不敢先攻且其逡巡之崇也近來習俗喜事日甚較

跡恕情難望於今世世之惡之者深看而緊東亦未
可專歸之黨私予之苦心不欲置人於半人半鬼之
中不得不更費辭教一則為世臣二則為世臣若以
去就不審較計害事勤罪則重臣亦必無辭而既欲
保之又反罪之則事近顛倒辭疏亦既承批署啓亦
非難事惠廳堂上李在簡牌招行公○以太學儒生
徐有望呈單侵斥齋儒且以泮長勸入諸儒謂嫁禍
士林命泮長尹師國即設陞試傳曰堂堂賢閔作一
鬧場莫非教未教化未究之致何責乎儒生此後若
以通文呈單復有互相詬詈之弊自朝廷有道齊之

道令諸生知悉○右通禮禹禎圭疏進丹子名曰經
濟野言其目曰正心為出治之本也曰勉學為正心
之要也曰用賢也曰女民也曰廣言路也曰振紀綱
也曰絕財用也曰崇道學也曰朋黨革去也曰守令
擇差也曰道臣置副也曰糾制釐正也曰學校教育
也曰備邊固圉也曰關防設置也曰軍制通變也曰
魚稅革罷也曰江華府三道統禦使還屬喬桐也曰
武科式年外勿設別科也曰聞任之必徑防禦後許
通宜罷其制也曰禁軍騎士隨薦付窠宜變其法也
曰海上漁戶之定為水軍世曰軍政搜括也曰都城

守禦也曰軍器精備也曰忠孝烈褒旌也曰徭役蠲
減也曰西南山郡邑還穀變通也曰關西田賦上納
也曰嶺湖布產邑大同之以錢布忝半者以純布渡
舊也曰畿邑大同變通也曰錢貨創鑄也曰均廳買
米防禁也曰遭運變通也曰婦人首飾變通也曰嶺
南人別武士依武施行也曰北關別武士勅置也曰
海關釐弊釐正也諸茶条凡屢萬言優批也特賜上
弦弓一張○以兵判鄭昌聖郊場試射時閑良詒言
困辱首倡回示警衆昌聖罷職○全監鄭東浚以其
叔必溥方任鎮安疏遠○傳曰臺閣所無直節豈獨

在政院乎近來所謂疾送特一窺覘特一迎合特一
免謗三箇利害注來方寸故寧犯無嚴之誅不願舉
措之駭恠如李時秀之頗解格例而向夜所為不免
不誠無實則昨日承宣之迷闇不知方者何足深誅
初夜前望点下鄭澤字而四更浚忽以不得出牌煩
瀆丙枕如許道理前所未聞若不別般嚴防其弊殆
有甚於隄防之壞弛窺覘之不足至於迎合迎合之
不足抵死謗要以圖避為妙方此可泛看處耶以此
傳教書付院壁以導古規以矯渝俗皇壇堂拜禮時
叅班幼學趙堽疏請別建一廟於都城內奉安神宗

皇帝位版批壇改為廟不惟不敢為古禮壇尊於廟
聖祖義起之制允協經權尤何敢容議○正言李景
溟疏請禁西洋學批令廟堂稟慶濡生洪槃女又於
對策極論邪學之熾盛傳曰正學明邪說熄則不徑
之書不期無而自無人之視反不如燕郢雜談淵源
端本之方政屬急先務然今既登於疏策嚴飭申諭
俾無詿謬火書之請一有見遺反損法紀且此之為
學異於楊墨佛老其出未久其傳不廣但令家藏者
投之水火違令者隨現勘罪士夫無一人玷汚則愚
氓之動於禍福之說者自可發蒙而披昏令內而太

學外而方伯或有從事厥書之人揭罰示衆勿遽士
流事分付○得石磬二枚於泮水堂北積土中即世
宗十五年朴堧所造也今國子長記其事宗歲于本
館○命久不甄叙人別算書入傳曰此三人須有提
教可知甄用之本意趙鎮寬事西藩事外政注一歎
為逝者難明之端而見誑之跡業已洞燭且與隣漢
無異仇敵似此被污人極置平地俾暴其本心於幽
明然後人與鬼判前府尹趙鎮寬敦寧都正除授趙
蒙錫事渠叔罪業出於善涉世三字謂之與聞賊謀
誠寃矣渠若不死年前赦典渠當首宥况其徑乎前

中軍趙蒙錫五衛將擬入居傳之目烏可辭乎其眼
只知為先正之孫不覺其向後難處况德相疏本尊
出於國榮使居間者直書直呈此人之不與此疏夫
夫可知况昨年春事聚舟中流一欸無向上之心固
如此乎前府使柳慤同知除授○傳曰壯營支放之
錢穀不可無主管之人儲堂中惠廳公事堂上例無
句管事分付○謁宣陵靖陵駕至江上潦水大至浸
沒艍船右相蔡恭濟曰野次停蹕有關國體孝廟朝
有如此事其時畿伯議皆以為梟首而先施竈配今
番亦宜董役完築遲緩者紀律從事命京監洪秀輔

廣尹李恭永楊牧朴天行用白衣從軍劄董役贖愆
畢築浚或言新築未安宜低檐輦輿以過濟恭又言
萬民瞻視宜高檐以示乘輿之穩沙從之○溫陵令
崔昌國疏請延削朴源宗成希顏柳順汀三凶官爵
撤去庭食又言木陵建碑事批溫陵復位即先王威
德偉烈也三人者之未施黜辱之舉奚但輿憤予亦
常所耿耿然先朝未遑之事有不敵輕決附陳事議
大臣稟處○大臣請畿伯及楊廣稔果四守令竄配
送之○同文彙攷成○十月正言柳憲疏略李羽晉
以其奸黠之性有側媚之態出沒送傳之門托為敢

死之士以渠俾微之品機亂之賤雷肆瀛呬惟意兜
攬及夫座主之敗幸追黨與之誅則固當縮伏自靖
而依鶩跳跟左右閃忽外雖聲討內實顧慮且况其
家之富饒衆所共之知腴邑遠歸又復乞郡究厥所
為節節痛惡且改三司之望仍施屏喬典牲直長朴
宗祿家庭悖子科場亂賊為世指目厥由久矣及夫
仕籍之濫通意慾無厭昏夜奔走鑄張荒說甚問親
知宜施邊配批李羽晉事論人不當若是迫切且無
執職指跡從施非可論也朴宗祿事不惟莫曉其裏
面么麼末官何煩處分○大臣入侍上曰禹禎主疏

中鬘髻一款何以為之耶領相金致仁曰鬘髻之弊
昔年始禁而旋弛者無可代者自上明教則自當遵
行矣右相蔡濟恭曰今日莫大之弊莫如鬘髻如欲
成樣必費數百金至於賣田賣宅以故有子娶婦者
以其不得為鬘髻婚娶六七年未行舅姑之禮以至
廢倫自上斷然禁之則可代之物特節日間事矣上
曰右相之言不但的確予之必欲復舊制者在於明
聖志詔感烈也大抵禁弛本非聖意伊時賊隣敢以
宮樣等語來間勅說上以侵凌下而鉗制於是逆臣
莫敢有異辭而禁旋弛雖欲以宮樣托說命婦之章

服首飾何莫非宮樣乎此蓋賊憐貪慾僭奢雖以加
鬚一事言之大其制侈其飾高其警動費千金禁令
之下常懷不平竟有沮格之舉其罪可勝誅哉今方
欲申復舊制公革顛末須有一番敷示先以舉系頒
示朝徂俾各曉然也○左相李性源啓闕西前恭奉
李膺舉以其家則三世忠閭也以其人則文行有補
如此之人宜獎用矣上曰蒐羅一念常所惓惓此等
人須有別般收用今該曹調用仍令起送○鄭大容
為北道慰御史○傳曰園坐之閱歲因循間有金裕
已事故耳設有世累累及於後猶不可况當者生時

無碍做官忽於其孫並與分館而塞之殊非近日陶
器之意况干係釁犯者無不蕩滌則醜正之類豈有
浮於關係隄防乎昨年槐院分館記自政院取來文
周更令會園大臣仍行揀坐○命復設校書館判校
準限遷轉依承文判校各司正之例以為庶名疏通
之階○大憲金載瓚疏略自有凶逆以來未有如甬
瞻續男夢龍而今忽以賊龍之孫閔晷通擬掌憲前
年獎拔逢純之裔今年吹噓賊龍之孫將使凶逆遺
種充斥朝著閔晷永拔臺望銓堂宜加譴責云云批
閔晷事未知果是夢龍之孫而遠近直支亦未可知

當問于大臣決之銓官事無論知與不知為先問啓
○吏判鄭昌順問啓臣聞於掌故閔晔姓名臨政始
聞問其履歷分隸槐院曾任外台率爾通擬云云吏
議曹允大以為臺通之時果以閔晔舉似而諸議歸
一槐選外臺曾無人言故未詳世闕臺疏出後始知
為夢龍之八代孫論以五世斬之義似無一切枳之
之法云云○吏叅洪東績疏畧臣於大政來詣朝房
長三堂以臺通為言而閔晔出自三銓之口臣未知
其世闕資歷不為可否未叅政席而歸矣僚堂問啓
有若臣亦與之停當者然爽宗何乃至此伊時臣意

則以崔昌國直通持正而僉曰掌憲亦無妨至於朴
柱遇之擬議申驥頭卑通臣亦持難云云傳曰觀於
長亞銓對與疏始知事宗叅議曹允大施以不叙且
令一伸長亞銓許通○以閔晔事問議大臣領相金
致仁以為閔晔夢龍八代孫清顯之外不必枳之云
左相李性源以為閔晔果是夢龍之高則無論代數
遠近不可遽叙清選右相蔡濟恭以為夢龍主張凶
論罪闡宗社澤斬之義不可援用至於昨冬事韓孝
純若果罪同夢龍矣後以後子為蔭仕孫而為灣伯
東京尹外孫為相而未聞枳碍與家龍同歸似為補

寃傳曰領相之意既以臺言為是特於世代畧加區
別右相辭意嚴正引據頗似明白然人其人明其義
則澤斬之限聖訓只及於小人世宥之典傳記不言
名官予意本自如此銓曹知悉○傳曰加髻之禁一
言蔽之曰巫可渡也天下無萬全之法亦無兩便之
事予於是禁獨以為反是由奢入儉非萬全乎用夏
變夷非兩便乎况吾先王成憲而未克永遵即予耿
苑輪囷者然因廷議之不一齋志多年迄今因循近
幸鴻臚抗論端揆繼陳予一聞犁然再聞浚然大抵
加髻為樣見於禮徑乎法書乎始也緝髮之容便成

重首之飾爭相夸大滋致翔貴汰靡者不顧傾產貧
窶者或至廢倫弊斯極矣在所矯揉國中婦女加髻
一切革祛若其代用之式付之廟堂莫曰婦女服飾
無關政治予心在於明聖志銘感烈矣但播紳大
夫之怵惕感歎抑亦婦人女子風動而影從我東俗
習一有法令輒以不持久為口實而金石可泐此禁
不可弛今後不送令者家長坐罰即有司存焉○傳
曰今日習俗最先醫者在於聞鶻突不誠實六字粉
飾假偽口然心不然以此伎倆用於朝廷用於交際
過過不已予不欲誣一世雖不曰人人皆然亦惟曰

免者絕稀云而能辦崖異之舉獨於年前季孟運事
頗補之雖石相大拜之前宜有假借况今日乎此舉
為右相地意在矯俗正習前持平季孟運除授副校
理○執義朴長高疏略近來臺通極其混淆年前朴
柱遇之始通也物情大駭伊時銓長旋即自劾永拔
臺望今番重通不少留難叅政官宜施謹嚴且處
達同姓之親輒補古人別族之義古人之別族在於
先事而見機今人之別族出於已敗而怵禍不幸近
出則惟當編伏畏慎以待公議輔果之證無或後時
耶有傷風教貽羞朝廷請一切嚴禁云云批別族之

說隱晦甚矣何以嚴禁朴柱遇事緣何坐枳雖難的
言一擬再擬擬輒有駁注擬者亦矣近日朝象稍靜
而忽以銓事搜面迭攻古人豈不云乎天下本無事
為喜事者所壞了爾非喜事中一人乎○命京外啓
聞跋尾之鋪張衍語者各別痛禁○京監趙昂鎮疏
因朴長高疏自引傳曰事勢情地人孰不怒之未即
先發由於趙且入臺後言亦畏慎人言之近於吹覓
已深斥之况別無指名之指的者乎此疏還下送○
嶺南幼生李鎮東等上曰以戊申倡義時道內忠義
事蹟著成一冊傳曰總開卷已聳目遂次第考見擊

節嗟賞自不覺夜漏之向闌嶺南之為鄒魯為冀北
夙所稔聞士辰已事尚矣戊申之迹卓乎稟如過一
兩月便非今歲安東等十三邑各自奮義而記錄之
舉只及於柳弁鉉權萬已不免斑駁安東前掌令金
侃等三十一人何等表著低頭為先付籤以下問于
大臣分等稟處○以嶺儒上言丹子議大臣領相金
致以為別錄以下三十餘人中權架累出送招其時
按廉使朴師洙力請更拿今乃全沒事實許以忠節
至於金聖鐸趙德隣黃翼再皆在罪籍而肆然混置
於諸人編免中欲售嘗試者情狀痛惡狀頭李鎮東

當嚴勸云云右相蔡恭以為嶺儒之以此戊申倡義
一塵膚覽者非別有希望蓋欲暴白其嶺南士夫嚴
於送順而忠義激發以至矢死靡悔之蹟也向者聖
教嗟賞其離魯餘風十行辭旨昭如日星儒生抱此
以歸六十年蘊結可洩七十州志願斯足又何況所
陳丹子將使之八梓廣布則其褒忠獎義與貶贈存
恤之典豈可同日道哉云云傳曰取見所陳丹子仍
命以議者欲使鄒魯之鄉忠賢之高得洗六十年積
冤厚誣也舊甲重回舊感錄以此時見此丹豈可無
拔例褒嘉今見諸議雖有忝差亦何苟同其時招驛

按撫之功趙德隣黃翼再誠有之異存之橫罹本有
公證德隣事雖未到底諱悉而先朝下教許以望士
晉秩擢用後十年臺臣追提乙巳疏語清竄而一故
相疏請拿嚴俾暴其冤畢竟有給馬賜米護送之恩
典况自乙亥國是大定亦下給牒之命近日過於此
之事猶且蕩滌疏通至於兩人先朝之恩眷若此故
相之舉措又如許政合記錄故承旨慶尚上道名号
使趙德隣故牧使右道名募使黃翼再罪名得為蕩
滌此乃徇述恢蕩之聖意凡我嶺南人士並勤忠孝
萬子孫無斁以答我先王盛德大恩可也○都承旨

沈豐之等聯疏請還收趙德隣黃翼再罪名蕩滌之
命傳曰明天理正人心存天下之大防扶天下之大
綱予亦畧有所得於宋賢東儒之說者憧憧一念輒
於義理邊着眼而至於趙黃輩竊有勛量蓋其時先
朝下教若曰某也乙巳疏第九系引喻出於朱子甲
寅封事第十系正名宗三字以是非分名實也无不
可以此為罪委官以下同然仰贊而白效之觀此承
宣疏語不識事實眼瞠口喏殆若生出別般反案事
誠甚固陋此事苟有關於奉壬大義予之嚴防其可
不若今日不解事之承宣乎使諸承宣取考乙巳丁

未戊申丙辰丁巳戊午己巳丙子等年日記可也○
頌相金致仁劄略趙德隣乙巳疏語以丙辰疏啓觀
之其無意匪心劄卒飲涕等三四句語及外此正名
實除許多去言為賊檄掛書之本逮捕推問以年八
十難於加刑適命放釋先臣亦陳力依前發配其後
臺啓旋請加律負犯關係之重如此云云批今番兩
人處分予以先王之心為卿可不以先卿所執為歸
乎其詳在記注此不更煩○命豐陵府院君孫趙雲
翊初仕調用○親製李提督祠堂記文揭板命其孫
前府使李萱亞將除授○命義州金文正林忠愍遺

祠賜額曰顯忠紀忠改旌忠愍夫人烈女之閭曰有
明摠兵朝鮮國贈左贊成謚忠愍公林慶業贈貞敬
全州李氏忠烈護成之門○傳曰金忠壯家宣謚官
復命以家藏遺稿事蹟來呈取而讀其文見其筆闌
卷便已颯颯有生意一字一嗟不覺掩卷良久嘗聞
我國介在鰐域風氣所局意象亦拙重以黨私為賤
賢害正之斧鉅物我先着淵勝迴殊雖使獲高菅葛
之才復起難容於世不惟忠壯之被害由於異臭之
小人李忠武林忠愍皆莫不然以至學問亦然文章
亦然經綸事業亦然求其崇在小人之黨私寧不痛

限然不泯者公議不沫者英爽理屈必伸究無不雪
此或為忠臣寓慰之一助耶若今忠壯有知英雄之
淚必不禁簌簌忠壯金德齡遺稿手蹟今湖南伯摹
刻頒之道內板本藏于忠壯院宇忠愍夫妻之忠烈
獲成昨既表閣况忠壯兄弟之至孝與其夫人之孝
與忠匹美兄弟夫婦殺身殉國迄未表異豈非欠事
令地地方官立石表其面曰贈兵判忠壯公金德齡
贈貞敬興陽李氏忠孝之里以其兄贈持平忠臣金
德弘事蹟同載碑陰以示朝家曠感厚報之意○刑
判尹善東疏畧臣從掌故家得見趙德隣函疏則函

恃不道之說不一而足始也歲頭隱映終為肆發詔
罵其曰正名也曰無意求位也曰兄不兄弟不弟也
曰倉卒之日掩涕登陴遂專聽斷也曰宮殿嚴邃星
斗闌干真性在中良心見前也其為陰慘叵測直是
梟腸鏡肚而鏡席益昌之鞠歸之於未堪多難亂獄
滋豐建儲授受之事乃引舜禹之有天下不與而至
謂後世昏庸之主不克其私心安幸之臣納交而要
功為私人而施私惠其外盡其當然之則全其秉彜
之天百歲在前千歲在後等句語無非一真臆斷按
先大王既鞠且竄又於其孫進道之庚辰科拔榜也

臺疏批旨許以義理森嚴而依施烏丹書未泯鉄業
昭垂以殿下繼述之美乃為先入之言所誤將不免
為王政之失聖德之累而凶醜餘孽雀躍增曩嗚呼
具瞻之位匡救是責今反先之以嶺儒自為後殿嘗
試之德惠之彼其受先王獎拔之恩荷殿下再造之
慈而忍如是耶星霜屢掇世嬗變千奇百恠無所不
有而豈料已戊遺種昌熾闖闖以亂我邦家乎其兆
已見其勢漸張臣竊痛心至於黃翼再之自犯不暇
並論請亟收德隣等復官之命云云批向者趙德隣
事處分先朝下教昭在記注予則只欲仰述而已幸

壬大義理大隄防予所闡明而遵守豈或不及於今
日廷臣乎至於庚辰削科事宗李判府以承宣入對
必有所記違教及書批具在日記予豈無商度而然
全篇精神專在凌踏右相不可以言事寬恕矣仍命
著東施以不叙○政院趙承旨沈豐之承旨李亨聯
疏請寢尹著東不叙之命批不叙猶未勘卿等豈敢
如是容護乎○別諭右相蔡濟恭刑判疏便一滄素
其為說雖極潛緊豈比於向來風波大抵前日之如
許忌卿也今時之如此亦忌卿也卿豈可因此不安
况予所處分不專在於先入為主卿無可去之義蓋

務盡瘁以報殊知○右相蔡濟恭書啓臣方震剝之
中別有痛限殿下一政一事固非徂述本事處分亦
以先王之心何嘗於辛壬義理有所或忽也今其疏
語拖及於不敢言之地欲使殿下必得渡有教令此
其意持殿下之訃也云云○大憲金載順疏略德隣
即爲輝之影子鏡夢之傳神重臣所論列蓋已劈破
掀倒雖使大臣自爲之說無以解公議之惑而乃於
書啓敢以一持字眩亂簸弄遣辭極爲無嚴其情可
見臣謂持之一字在其人不在他也重臣處分宜還
收傳曰此疏以趙德隣比之爲輝鏡夢從此亘古今

所無之凶逆亦可容議於蕩滌秩乎大臣予所敬禮
而海辱之侵攻之甘爲重臣之後殿昨見右相書啓
遣辭之爽豁勁壯不覺神臂上而發揮中而辨釋下
而捍禦一啓之力可敵千斤似此風裁氣力使令人
見之無非媿殺媿殺懣媿處尚以何心有此刺口乎
大司憲金在順劄職○掌令趙貞相疏略今番趙德
隣處分亶出徂述而噫彼蕃東昨送其侄大開泮中
今投一疏直驅亂逆相製設場之日呼聲動地謂以
嶺南全一道鳴鼓光景駭怖其所一並致討者俱我
聖上慰諭命送之士其任則一邊鳴鼓其叔則一邊

呈疏視若自己之私喜怒凌踏訖評二道並進獨不知有君綱乎今此聖教專在仰述故相臣之為委官一心平反至謂之幾害正人云而今乃勒驅角抗君命宜施屏裔批尹著東事屏裔過矣其為罪非止簿勳而為右相地未免漫漶始覺處分之太寬前判書尹著東加施削職至於泮儒事覺措駁恠該儒生勿限年停舉不禁之泮長適差○猷御金光岳疏略古之戊申嶺人太半為賊今之戊申嶺人反為忠臣乃為崇獎之舉問議大臣置出博採則端揆猷議初無一二人可否一道之內只通為共獎詔此已公議之

所疑恠况書啓遣辭無嚴大僚遭憚從古何限而未
有若是之放恣雖謂之無人臣禮宗非過語云云傳
曰今則公車堆積者精神專在於誣陷右相至於趙
德隣事影子也語助辭也此疏中四字之目尤極駭
愕非不知投之嶺海以塞謗竇而胡叫亂壤不可責
以常情金先岳永刊仕籍放逐本鄉○奎提學金秀
鍾劄畧重臣尹著東疏後相臣書啓憲臺疏語次第
而出氣勢之豪健旨意之絕悖更無餘地國家百年
來何嘗有此事以德隣事粧出嶺儒初不過為嘗試
而殿下過聽先入之言不詢衆議徑下處分則已已

凶孽戊申逆黨敢生無忌憚之心至於做出持之一
字意在驅人同則適足自露其無嚴而已云云批御
是幾年知遇之臣也調酸和醎義共趨向而不念報
效鎮定之策反其推其波而激其浪乎今日朝著之
如是紛紜究本誰執其咎至今趙猶屬先天左拳右
踢一片精神都在一右相日復一日轉加一層至有
御窮探自擊之舉雖欲甘心於右相獨不念罷忌之
嫌乎非不欲嚴賜處分御家有百歲老人老理之政
在所當念且今為計莫善於息鬧御則施以不叙○
右相蔡濟恭出城別諭後書啓殿下以先王之心為

心蕩繇未給牒之一罪人有何為累於聖德而公車
之章轉益危怖必欲南抗臣之初選權不下移之奏
殿下或記有矣趙德隣之罪果如言者之言則臣之
不能力爭罪難容貸云云批予亦略識達極之義近
日處分豈得已也故卜於御果出常格此正重臣疏
而謂百歲何嘗有此者也曠百之舉舉而施之予決
不捨卿今者左右迭攻是無異於力抗南戰脅持之
目在昨今則能不近似乎噫匪躬二字賓廳題扁御
若顧名思義駕屨豈俟終日○領相金致仁劄略趙
貞相疏中故相臣云云似指臣先臣而丙辰翰趙德

隣也酌處命下先臣所奏有曰初則以疏語悖謬被
罪今又以凶賊藉口為罪則便是加律何嫌疊罰決
不可全然無罪依前發配為宜又曰疏語多有狂分
雖經鞫問之後終難全釋又曰罪目與已已有異決
非一疊罰云其堅持之意即此可見頃日傳教中故
相之奏一款非但臣未嘗聞知家中文籍亦無槩見
故向違仰質則聖教以為此非先卿之奏即違臣傳
奏之言也今真相初出正人二字其意專出於箝制
凌踏使臣不得復言之計臣方急鳴冤奚暇及他而
重臣一疏辭嚴義正追後加律案是意外喉院三司

之論救者又次第被譴至於太學儒生亦蒙重罰豈
料聖明之世乃有此事云云批卿之欲明先卿之心
予豈待卿言而體諒乎所謂正人云云日記考出未
有可據卿須安心○大諫李獻慶疏略尹善東全載
順之疏迭出而趙德隣即一六十年已死之枯骨耳
此輩蒙不知為何樣人久矣乘此機會抑勒為說必
欲斥去相臣相臣之兩朝遭遇一生秉執莫嚴於義
理故上之所取於相臣者此也今以初不相干之事
恣意構陷况義理隄防之言出自他人之口可也彼
兩人俱以丙丁玉醜之類乃反做出累德失政之說

咨口誣聖己戊遺種之目極意誣人渠豈敢如是必有鑄張拍族驅作張兇者善東載順宜先島配批我國士大夫氣力今幸復見於御矣昨日憲疏無刀救大臣之語卿能挺身抗論此非不畏強禦而何近日跳踉專出於屏逐相臣而國有紀綱予不能庇倚毗之一相臣乎卿其休慮兩人事下語何乃如是於是乎得未免兩失之歸自○十二月次對以有洞論事命原任大臣偕八上曰今日召見一則論本意一則論事實世間豈有二鏡夢乎辛壬之逆即予私讐若使趙德隣之疏真如鏡夢則到今蕩滌尚可擬議

耶其疏中句語先朝以為引用朱子封事又曰無它心其時廷臣無不奉承後因金漢詰啓辭故相臣有勿具格鞫問之請及其安之無驗則委官以下仰請酌放而特命徕粟徕肉給馬護送有若禮待林之士至於乙亥國是大定漏網諸賊亦皆追律而德隣昭晰無餘至下蕩滌之命復慮群下起鬧傳教還為留中予所云仰述者本意如此至於事案則予何忍言此而大抵德隣事後言之者無足為恠而尹善東疏則揀入趙進道劄科事予何忍見予何忍聞蓋自丙子火災以後魯禧等謀逆無所不至至於庚辰益急

幻出趙進道一事此乃諸賊之第一機關也蓋李允
郁初以進道削科之請上書于小朝其時稟于大朝
答教有難輕議此是先仰稟而後賜答者也正月初
五日崇文堂朝奏入侍時大朝更下義理森嚴依施
之傳教先朝既命昭晰德隣優待德隣至於乙亥又
有蕩滌之命則乙亥至於庚辰屬耳而特削進道之
科者是宜先王本意也其時尚魯為首相啓禧為藥
院投間抵隙批發禍機事有不忍言者予之推痛當
復如何庚辰二字尚覺敬痛况以此事發之章奏予
何忍聞予何忍見以書補疏以教謂批似緣不知而

今若不諭將見轉相顛迷卿等須各明聽判府事金
煙判府事俞彥鎬左相李性源等曰今承下教誠萬
萬驚惋痛迫尹蕃東若知而書之則罪不容誅矣性
源曰無論其知與不知不可不一問事係莫重領右
相使之入來何如許之領相金致仁右相蔡濟恭追
後入來致仁曰臣全昧本事今始得聞心骨俱寒尹
蕃東為先極加重律臣之前劄亦有始語誠萬萬震
慄濟恭曰臣於庚辰連在禁中略知此事故見蕃東
疏不勝駭憤今日聖教先及臣之稽後之罪合被大
何蕃東事大関臣分設欲仍置三司存為豈無請討

之論乎至於領相劄見著東疏因以用之俄聞其而
奏不知本事明矣嚴處著東恐無碍逼於領相矣上
曰疏中以書為疏以教為批可知全昧本事而為今
日臣子者不知庚辰正月則無心之罪亦不可不論
尹著東施以竄配府三和上曰趙德隣既命蕩滌則其
孫復科似是次第事卿等之意何如致仁等曰趙進
道副科非以渠之有罪也德隣罪名蕩滌則復科便
是次第事矣上曰依為之致仁曰臣於德隣事所見
豈有前後之異乎大抵處分每見末梢而德隣罪名
至先朝丙申在歲抄中臣意以此遵守為當若以庚

辰事特許復科則可矣上曰領相先退上曰予於卿
等有慨然者聞今日下教孰有請罪著東者乎至於
俞判府事事尤萬萬慨然以若際遇屢次召命之下
終不轉動及至闕外猶復逡巡安有如許道理此欲
復如壬辰年與鍾秀同去就之意乎今日諸臣如欲
保有百口湏盡棄此習也至於領相承此不忍聞之
教笑語相雜且以庚辰事分而二之者已非義分之
敢出况丙申即先朝末年又何敢議及乎煙曰領相
雖是老昏之致誠大妄發矣○傳曰此人素沒高望
今番事設有不善為之事不可庇龍潛故人乎况與

筵教中事實原無干涉前提學金鍾秀叙用仍任○
傳曰老昏所致雖免大何老昏之眼莫卞君父乎雖
今日處分明日收決不可仍置筵退後兩次待命亦
近放恣領相金致仁罷職○次對上曰今日朝廷有
君乎有臣乎今日召見欲問俞彥鎬賜死當否也彥
鎬身為大官既知本事關係之莫重要台抗命終不
轉動至有披隸擔米之教始乃登筵及承不忍聞之
教亦無驚痛之意伊日責教之後屢日偃息恬然若
常安有如許憂恠御等目見無君之罪迄今三日無
一言聲討是三日朝鮮無君無臣也仍命宣傳官差

假道事罪人俞彥鎬拿來拘留大臣閣臣御宰三司
請對上曰俞彥鎬之罪犯固當置于大辟而第念我
朝仁厚立國未嘗輕戮大臣且彥鎬與窮犯有異今
於一律次律之間與卿等商量決定各陳意見判府
傳徐命善李福源金煜左相李性源右相蔡濟恭等
請先施蠱棘御宰金華鎮金鍾秀鄭昌聖徐有隣鄭
好仁李在簡鄭民始李埒鄭昌順李柱國吳載純李
文源金高集徐有防沈豐之李秉模沈頤之具廣李
致中朴祐源李在學尹承烈金憲金持墨趙尚鎮徐
有大金載瓚李秉昂李時秀徐昂備趙心恭李得臣

金思穆等請用一律民始埤有防致中在學等又論
金致仁之罪傳曰今日朝廷無人臣之節已有日矣
坐視羣下相率為夷狄禽獸而任渠無言其可曰有
國乎凡今北面於予者聞有關於某年而階梯機闕
為魯禧作逆去謀中一事則病不至已殊尚有一縷
之喘者頑拒台命托病不來國有三尺能免誅殛乎
特以不事不忍言不敢道姑不形諸言語文字先使
僚相承宣微通次遣備即者不知為幾次次遣史官
者亦屢次半日催促抵死抗命命紫衣擔來閣門然
猶不應及其最晚登違假作蹣跚辛楚之狀究其心

腸粟載難容然而慣知人品名之曰大臣略先責飭
俾自為所屢日偃息恬然如常已極駭痛况本事所
關之莫重莫大无何如抗命之罪猶屬薄物細故判
府事命彦鎬為先絕島圍籬安置大靜○吏判吳載
純疏言臣與兵判李文源為娼妹義難並據兩銓傳
曰娼妹之並據銓任不但有前例藩任之上疏辭意
猶以格外煩瀆責教至嚴近來嫌路雖曰太廣至有
姓同之親堂從之間辭藩辭銓此非四維張而然只
緣屬越成習工謀為事故耳屢煩飭教迄不肅命所
關者國綱吏曹判書吳載純罷職○右相蔡濟恭奏

曰臣以尹著東疏中已戊餘黨四字久擬一番洞下
矣夫南人名色之分以清濁自肅廟初元始時許積
以顧命大臣權勢隆赫嗜利貪榮之徒率多趨附是
謂濁南文正許穆知其凶國禍家而斥積疏論積清
裁凜然一時筋軀之士同聲推仰是謂清南伊浚積
之孽子堅與逆宗謀為不軌至庚申誅戮及於黨與
獨清南一隊超然於禍網之外逮夫己巳濁南餘波
又復當局弁髦名義無而不為如李萬元李東標李
右定皆抗疏極論以罪為榮外而進善臣丁時翰內
而判書臣俞夏並等相繼陳章激濁揚清以臣伯叔

祖蔡明胤言之六年之間一不立朝清論矯矯舉世
推重此皆清南之尤為較著者平日言論事為與所
謂濁南不啻如水火冰炭局勢慶易之浚異己之人
不肯分而析之混補以南人敵之得罪名義之科為
清南者亦耻其自衛自誦閉戶無一言矣及至戊申
為濁南子孫者至於補兵作逆之舉而得聞清南諸
論者無一人入於其中此乃清南濁南之大槩也臣
竊念凶逆如鏡夢而先朝未嘗以廷臣之色目同於
鏡夢混而棄之察其心迹舉而用之使之當局載籍
以來逆莫如夏賊亦未嘗以色目之同於夏賊致疑

於淵衷濟濟登庸方了一代之事今著東所謂已戍
之黨云者實有黨論以來第一綱打之計在國家所
當明卞而痛斥之者也此而置之半因之人皆受惡
名天下寧有是乎以是一邊痛寃如不欲生殿下明
並日月寧或遺照而憤惋之極如是冒進云云上曰
終年深處自爾氣鬱今聞卿言儘覺豁然蓋同是世
臣同是士夫一有不逞之人全一色舉一門而永積
百年實是古今所未有也今日之急務政在於明着
此箇義理先正規模然後始可論恢蕩之化○錦城
尉朴明源疏請議定義烈宮墓號批議大臣稟處大

臣請依都尉疏改議久之○義烈宮墓改號曰宣禧
○江華統禦營還屬于橋洞府



